

持槍的人



持鎗的人

著廷戈鮑·拉古尼聯蘇

譯方李

上海民書店發行

1940

尼古拉·鮑戈廷的「持鎗的人」

泰洛夫

我們刊載於本期（國際文學七月號譯者，譯者）的尼古拉·鮑戈廷的劇本「持鎗的人」，這是爲了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廿週年，由莫斯科瓦克坦戈夫劇院演出。這演出是個顯著的成功，時至今日，它還吸引滿座的觀衆。「持鎗的人」確是劇院與劇作的勝利，前季莫斯科卓越的演出。

鮑戈廷的劇本不是爲閱讀，而是爲舞台寫的，並能得到很好的效果。譯文不能完全傳達那有特殊性格的對話的全部風味，正像不能期望一個外國讀者完全能欣賞富於濃厚鄉土色彩的對話。仍然，我們熱誠地推薦這劇本給我們的讀者，因爲它優越地傳出了革命初期底熱烈的精神，那「震撼世界」的時期，並且呈獻了一幅羣衆熟稔的人間偉大天才的畫像，佛拉地末·列甯。

879.55

450

「一次，許多年以前，愛森斯坦邀請一個工人擔任電影「十月」的列甯的角色，僅僅由於那工人的形貌出奇地像列甯。可是這形貌相像的效力，不會支持到一分鐘，失望就隨之而來。扮演是透明的，觀衆表示了不滿。因為舞台上的真實性，外貌的相像倒在其次，主要的是所扮演的角色的生活的質素，與內在情感的真實地刻劃。

鮑戈廷把握了描畫偉大的十月事件，與他們的偉大的領袖底手段與方法。要完成這個，這劇作家在事件的中心，安置了一個全隊士兵典型的人物，伊凡·沙特林，是自動地參與革命，因而決定了革命底命運的千萬個持鎗的人之中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讀者，有一次指出佛塞伏洛特·維許耐夫斯基的電影詩「我們，露西亞的人民」的主要的缺憾是，一開端，它就把它的主角，奧越爾，以一個十足的革命者底姿態，呈獻出來；換句話說，他的性格是靜止的。一般說來，這個評語，並非不公允，雖然對於上述的情形不完全適用，因為維許耐夫斯基的目標，並不是要描述他的英雄的演化。

然而鮑戈廷假設了一個目標——並且成功地達到它——要描畫一個普通的農

民，怎樣被強迫套上兵士制服，被驅策上前線，爲不是他自己的利益去作戰，而覺醒了，並且開始自覺地參加了他偶然墮入其中的歷史事件。起初沙特林夢想有個假期，有一點錢，能夠帶回鄉去，修葺已毀壞了的農場，並且買一頭新牛。在一個忠誠的布爾希維克和列甯主義者的公文影響之下，這個質樸的，毫無智識的農民醒來了，有了自覺的生命，參與了革命鬥爭。

劇本的中心對話是見於革命軍總部史莫爾尼學院裏，沙特林與列甯的相遇。在簡單的對話中，劇作者確切地刻劃了作爲一個領袖和人的列甯底與衆不同的個性。我們看出列甯對於偶然遇見的兵士的關切，我們看出領袖的才幹，不僅是感觸羣衆的氣質，並且領導他們的願望和思想。簡單而自然地，列甯指示沙特林，理解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和人民的戰爭底區別，理解無論對於戰壕如何厭惡，也必須要重新加入爲土地爲自由的堅決的鬥爭，假如資本家和廠主進攻的話。於是沙特林去攻打克倫斯基。他不但去——並且成了一個小隊的指揮官。這是個穿插，如劇中許多的穿插一樣，但在這個穿插中，

劇作者尖銳地顯露了羣衆的才智，滲透着布爾希維克、列甯主義者的忠誠，去創造他們自己的自由生命，並從他們之間，選拔出足智多謀的組織者。

與拉沙爾的通信裏，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背景的可驚異的重要性，劇本的基本糾紛是針對着這背景描繪了的。鮑戈廷彫塑這個背景——十月的歷史性的背景——用了藝術名家的技巧。在舞台上的羣衆都刻劃得很生動。他們被加上一致的，並爲着一個堅決的目標而奮鬥底標誌，同時，在這一致裏，幾乎每個角色都區別了。主要對話的角色底典型性格是毫無疑問：史莫爾尼衛隊的領隊水手，擠滿了史莫爾尼的走廊和房間的士兵們。孟希維克黨員，和來見列甯卻被列甯趕出去的社會主義革命黨員的個性，都正確地把握住，且用嘲笑諷刺加以強調。在彼得格勒的富翁廠主的家裏，準備把那城市交付給德國人，卻不肯遺予布爾希維克之手的一幕，劇作者光輝地成功了。其關鍵是在那一幕裏的廠主們，地主們，資本家們和凱撒威廉的欽差大臣商訂和約的時候，卻被爲了保衛那城市，跑來從反革命叛徒手裏接受那座大廈的工人們阻止了。

針對着羣衆在行動着的背景，針對着多事之秋的背景，站起了巨大的人物，列甯。觀衆，讀者們都看見了社會革命的領袖的多方面。在瓦克坦戈夫劇院，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人民藝員許區金，扮演列甯的角色。他演得非常出色。他的成功是在於，把令人立能辨認的列甯的本質和個性的特徵，曲曲傳出。美國和西方的觀衆，也可以親自在「列甯在十月」的影片裏，認識許區金的演技。在劇院裏，許區金也可以改進他的演技，只要他審度對於他的工作的批評，能如此，則這影片就能永遠像初次上演似的……。

鮑戈廷的劇本是忠於生活，並有準確的歷史性：一個偉大的功績。但，不僅如此，即使在純粹的形式方面，人們也可能感覺到一個熟練的藝人底手腕。戲劇性的糾紛，隨着每一幕進展着。一幕又一幕，觀衆的興趣，隨着表演的進展而提高。沒有冗長的對白，也沒有多餘的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他的地位，包括第一幕出現，後復出現的兵士們在內，因為沒有他們，劇本的歷史性的背景就不完整了。

描寫「十月」時期列甯和史太林所扮演的角色，這個劇本——正確地——集中

了讀者 and 觀衆的注意力，主要的觀點是對於列寧主義，其他是對於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合的偉大的重要性。劇本指示在這個聯合之中，普羅列塔里亞擔任的是統治和領導的角色。「持鎗的人」的一個主要缺憾，是工人的繪像不及其他成功。但伊凡·沙特林自始至終的發展，刻劃得異常明朗，並且它表現得自然而真實，觀衆和讀者都很明瞭，設若他們處於沙特林的地位，他們不會有別的行動，只會如沙特林所做的做去。在此，蘊藏着一個劇本，成功的祕訣。其實說，演出成功來得更確當些，因為在我們的觀念裏，鮑戈廷的劇本跟瓦克坦戈夫劇院的加強劇作者的主觀意識的上演，是分離不開的。

這個劇本的成功，引起了將它搬上銀幕的計劃。倘若這計劃完成，我們的讀者，可以在他們自己的國內的銀幕上看到「持鎗的人」了。同時，這個劇本，是一個對於蘇聯藝術，絕端重要，和應負的任務底愉快有趣的解答——用藝術的手腕，描畫偉大的歷史事件，和它們底偉大的領袖們，他們首先把社會的發展，推移到社會主義，全人類終將無可抗拒地，踏着蘇聯人民的足跡，走上這條道路。



沙林奇索初會，在勃夫宅門外。
特與別夫次見，希果住。



榮譽藝人亞列克賽葉娃飾娜蒂亞



史莫爾尼總部的景象，象巡邏兵在前景。

榮譽藝術人格魯諾夫飾水兵達莫夫





「領綱地土」讀宣：面場個一的幕二第



榮獲獎章的蘇聯人民藝人許區金飾演列寧



史莫爾尼總階梯上

持鎗的人

時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人

列甯

伊凡·沙特林——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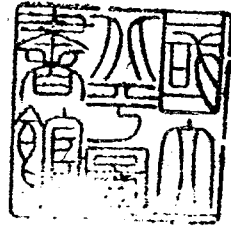
尼古拉·奇別索夫——彼得格勒工人。

迦茄——沙特林的妹妹。

娜蒂亞——沙特林的妻子。

布區金

也夫士欽珂——普爾考伏附近前線的兵士。



洛布霍夫

史丹也斯金

下士

年老的兵士

俘虜

拉里昂

拿麵包的兵士

達莫夫——水手

伏羅亞

軍需官

工人

學生

軍隊聯絡員

孟希維克黨員

普而考伏附近。

在史莫爾尼學院（布爾希維克總部）

柴哈·柴哈洛維區·希勃采夫——資本家。

伐弗拉·伊凡諾芙娜——他的妻子。

祖母黎沙——他的母親。

維志黎——他的兒子。

佛式黎隊長——伐弗拉·伊凡諾芙娜的弟弟。

年輕的將軍。

四個資本家。

外國人。

希勃采夫家里的傭人：費許小姐，管家婆，侍女們，廚子們，司閘等等。

第一幕

景一

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的一個夜晚。世界大戰德俄火線上一條堅強的戰壕。戰壕里有下列兵士：
伊凡·沙特林，史丹也斯金，也夫士欽珂，布區金，一個被砲彈吓壞了的，和一個有寒熱病的兵士。

史丹也斯金 多麼靜啊！你們注意到麼，夥伴們？

也夫士欽珂 史丹也斯金，你爲什麼老是嚷你該想到你……他老是嚷個不休。

史丹也斯金 隨你怎麼說吧，可是德國人全是些傻瓜。假若現在他們來攻擊我們的側

面，那就什麼都得粉碎像塊爛木頭一樣。

布區金 謝謝上帝，你還活着哪。

史丹也斯金 我跟上帝已經拆夥了。上帝跟農民是合夥不來的。我們現在不理他了。

沙特林 你不用想冒充農民。你他媽的算是哪一種農民？農民靠土地生活，你却住在城裏。你是個工人。

史丹也斯金 那是真的，凡亞。你和我有不同的稱呼——不過我們身上的虱子，却是同一個種類的。

沙特林 這班工人都是些調皮的傢伙。

（他們漸漸沉默。被砲彈吓壞了的兵士一動也不動地坐着。有寒熱病的那個不斷地把外衣裹緊他的身體。遠處砲在轟着。）

也夫士欽珂 孩子們，不要在這樣明朗的夜晚爭吵吧。看那月亮啊！弟兄們，呵，弟兄們，要是一點櫻桃，一點我們自己家鄉菓園裏的櫻桃，我什麼代價不願意付呢！呵，上帝，人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受苦？祇要有一把那樣的櫻桃，我就可以安靜地死去。

沙特林 把心焦空了也沒有用，也夫士欽珂。

布區金 救主耶穌所受的苦難，使我心腸變硬了。

史丹也斯金 你的救主受了苦難，後來又復活了，可是我不會復活的。兵士們不會復活，他們只會爛掉。

（洛布霍夫入場。）

洛布霍夫 你們爲什麼這樣不高興？不是因爲從早上到現在沒開過火，覺得不耐煩？
沙特林 誰要是高興的話，讓他跑到敵人陣地面前跳舞去。

洛布霍夫 這樣去浪費鞋底，可合不來，況且克倫斯基的軍需品已經全用完啦。冬天就快來了。我們這一團爲了特別的任務，要從這兒調到後方去。你們懂嗎？你們得守祕密！至於你，沙特林，軍隊聯絡員說你將要有個假期。你沒去拍過隊長的馬屁吧，凡亞？
沙特林 誰是馬屁鬼？我是馬屁鬼嗎？你總是拿我開玩笑，洛布霍夫爲什麼呢？我的妹妹剛巧在隊長家裏當女傭人，難道這是我的過處嗎？
洛布霍夫 我奇怪的是，沙特林爲什麼有一個假期。

沙特林 你是個明白人，洛布霍夫。我沒離過戰場到現在快三年啦。我們伙伴們早就有

了假期——到天堂裏去了——我可還待在這兒。

洛布霍夫 我們這一團爲了特別的任務，要調到聖彼得堡去。要是能知道伊凡·沙特

林到那裏會服從什麼人的命令，倒是很有趣的。

沙特林 隨便哪個的命令，我都不服從。

洛布霍夫 那可不成啊，凡亞。

沙特林 我要回到我的農場裏去！假如這一次他們不讓我回去，那我可不知道我會幹出什麼事來。

洛布霍夫 有人說我也是個農民，那能算數嗎？

也夫士欽珂 （對洛布霍夫）讓他去罷。沙特林是滿好的。噲，洛布霍夫，你身邊帶着報紙嗎？

洛布霍夫 帶着。

史丹也斯金 「兵士真理報」

洛布霍夫 就祇那個配我的胃口。這兒有一篇列甯的東西，我唸給那些軍隊聯絡員聽過。可是現在天色暗了。

沙特林 嗨，我來給你點火。我的燈還能用。

史丹也斯金 快點起來。

被砲彈吓壞了的兵士 你們要唸些什麼？

史丹也斯金 (對他的耳朵大聲地耳語) 列甯。你聽見了嗎？列甯。

被砲彈吓壞了的兵士 我聽得很清楚。列甯，上帝保佑他。

洛布霍夫 (唸) 「你們不能因為密約的束縛，就把羣衆領進掠奪的戰爭裏去，還要

他們奮勇效忠。」

沙特林 他倒懂得這個。懂得兵士們不該被強迫去受這許多罪。

史丹也斯金 對啊。

沙特林 那正是戰壕裏的人所感覺到的。

洛布霍夫 (唸) 「俄國前進的份子，革命的普羅列特里亞階級，十二分清楚地瞭解

這戰爭的罪惡……」

病着的兵 孩子們——這是我們全體的呼聲啊。

沙特林 洛布霍夫，把報紙給我。你回你的隊去吧，我們自己來唸完它。

洛布霍夫 好吧，可是要當心啊。

(沙特林把報紙藏到衣服下面，各回原位。隊長上場。)

隊長 坐下來，孩子們。這是我們在戰壕裏最後的一夜了。天亮時，我們就要離開這兒，到後方去。你們是知道的，關於戰爭進行得怎樣，我是不喜歡把我的部下矇在鼓裏的。上頭命令我們提防敵人進攻。我以為不見得——敵人在我們這方面的軍隊太少了——可是我們也得準備。你們以為怎樣？

洛布霍夫等 是的，隊長。

隊長 又是你，洛布霍夫？我在團裏常常碰到你，市民洛布霍夫。

洛布霍夫 我是在我自己的團裏，隊長。

隊長 是的，可是在你自己的隊裏。

洛布霍夫 有許多隊已經變得小了，隊長——計算不出哪兒是這一隊，哪兒是那一隊。隊長 這些無禮的話算不得是你的聰明。我團裏的損失，我比你清楚得多，沒有一次遭過到的戰事，我不是跟我的部下一齊參加在裏面的。

洛布霍夫 我不過講兩句老實話，隊長。

隊長 我用不着你來告訴我，我的隊伍怎樣怎樣。

洛布霍夫 對不起。下次不再講啦。

隊長 (看見沙特林) 啊，沙特林。有個假期給你——一個回家的假期。我已經簽准了那個訓令。

沙特林 我很感謝你，隊長。

(沙特林立正致敬。報紙從他的衣服裏面落下來。沙特林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可是隊長注意到)

了。

隊長 把那張報紙拾起來。(沙特林照辦)把它交給我。(沙特林交給他)誰有燈沒有一

個人有燈嗎?(他把他自己的遞給沙特林)把我的點起來。(沙特林服從)給我點亮

光。(隊長翻閱報紙)哦——布爾希維克病菌傳到我的團裏啦?(對沙特林)回答!

沙特林 是。

隊長 你知道列甯已經被德國人收買了嗎?

沙特林 我不知道。

隊長 你是什麼人, 沙特林?

沙特林 我是個勇敢的俄國軍隊裏的步兵。

隊長 在敵人的鎗下你看這種煽動性的東西?

沙特林 是的。

隊長 本來你有個假期,但是現在我把它取消了。

(一個砲彈落在戰壕裏爆發，一時火焰四射，之後又是黑暗，黑的烟，沉靜。戰壕裏滿堆着泥土。沙特林從泥堆底下爬了起來。)

洛布霍夫 隊長完了蛋啦。

沙特林 嘿，他老人家取消了我的假期，呢？

(大砲轟着。)

景 二

富翁柴哈·柴哈洛維區·希勃采夫底聖彼得堡住宅裏的會客室，十一月七日的傍晚，偉大的普羅列特里亞革命底第一天。

迦茄 那個「吉普」鬼東西在什麼地方這屋子裏什麼東西全是亂七八糟的。它會跑到前程街(註)上去吧？

(註) 原文爲 Prospect，是聖彼得堡最著名而熱鬧的街道，暫譯爲「前程街」，確否待考。

娜蒂亞 你用不着多着急，可是老太婆爲了那個公貓會把我辭歇的。可是它又不是一

個俄國貓。它是個長毛的安哥拉種。找它去！

迦茄 公貓，上帝——他們全都發瘋啦。

（伐弗拉·伊凡諾芙娜上場。）

伐弗拉 迦茄，去叫管家的來。

迦茄 是，太太。（離場）

伐弗拉 （向娜蒂亞）你在這兒做什麼，親愛的？

娜蒂亞 我在找那個公貓哪。

伐弗拉 你來到這兒現在差不多已經有六個月了，親愛的，可是你還不懂怎樣回你女

主人的話。現在該是你把鄉下習氣改掉的時候了。呢，你爲什麼不說話？

娜蒂亞 我不知道說什麼話好。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吩咐我去找公貓的。

伐弗拉 你怎麼連這個也不懂？這是個討厭的名字，「公貓。」呢，你爲什麼不說話？

娜蒂亞 我不知道該叫它什麼。它不是個母貓。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又叫它「吉

普。」

伐弗拉 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是個老混蛋，你也不比他高明。我要歇歇。你站在這

兒幹嗎？

（迦茄上場）

伐弗拉 我一件事也不懂。什麼時候才會完呢？

迦茄 我把他帶來了。

伐弗拉 誰？

迦茄 管家的。

伐弗拉 讓他等一會。喂，迦茄——你這個親戚——她是你的什麼人？

迦茄 我哥哥的妻子。

伐弗拉 他很笨吧？

迦茄 我不知道，太太，看不大出來。

伐弗拉 我們好心地僱她來照顧祖母黎沙，是依你的請求……

迦茄 我們永遠感激您的，親愛的太太。

伐弗拉 我的弟弟佛式黎在戰壕裏受苦哪。

迦茄 我們的伊凡在他的團裏。你記得他在動員的時候，到迦奇納來，經我請求，您的弟弟把他帶進團裏去。

伐弗拉 我已經忘掉啦。呃，你瞧，我們替你做了多少事情。

迦茄 我們永遠感恩的。

伐弗拉 可是她，你們的當兵的老婆，是很笨的。你不這樣想嗎？

迦茄 她有點呆，這倒是真的。她還是無知無識的呢。

伐弗拉 哦，是啦！馬上去叫管家的進來。

迦茄 馬上就去。

(她離場，即刻同他一塊兒回來。)

迦茄 我可以去了嗎？

伐菲拉 可以，親愛的。(迦茄離場) 你好嗎，葉夫英把門關上。你查出是誰來看迦茄沒有？

葉夫英 我已經查出來了，太太。

伐菲拉 是誰呢？

葉夫英 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

伐菲拉 這是個愚蠢的回答。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他是個囚犯嗎？

葉夫英 差不多是同樣的。一個社會民主黨員，是一個布爾希維克，太太。

伐菲拉 你怎麼讓一個布爾希維克跑進我們的屋子裏來，葉夫英？

葉夫英 他在追求葉迦特林娜，太太。她是她的情人，儘管他是個布爾希維克。

伐菲拉 葉夫英，你要錢用嗎？告訴我，柴哈·柴哈洛維區有沒有對你講過要僱用失業

的警察？

葉夫英 這個年頭兒，太太，地球離開了它的軸心。警察，是不能把它放回原處的，太太。

伐弗拉 葉夫英，你喝醉酒啦。

葉夫英 從來沒有過，太太。我準備爲我的恩主犧牲我的生命，但是用上帝賦給我的頭

腦想一想，現在無論是錢，或者是警察都不濟事啦。

(維忒黎上場)

維忒黎 媽媽，多掃興啊！我們不好去看戲啦！他們今天演「法羅的女兒」，可是我們不能去。(對管家) 喂，鐵莫斐，我們爲什麼不能去？

葉夫英 我不是鐵莫斐，是葉夫英。

維忒黎 那有什麼分別？我是問你，我們爲什麼不能去？

葉夫英 我們不知道誰在控制着那座橋。他們把每個人都攔在橋邊。打開窗子說亮話，他們也許會把您的汽車扣下的。

伐弗拉 謝謝你，葉夫英。我相信你去吧。假如你需要錢的話，不論多少，直接到我這兒來

好啦。

葉夫英 我將牢記在心上，太太。您這樣信任我，使我很感動。

（他鞠躬退出。）

維忒黎 媽媽，你爲什麼這樣不高興？爸爸還是個百萬富翁。俄國的一部份是屬於他的

……

伐弗拉 維忒黎，你還是個小孩子。

維忒黎 媽媽，您要知道——革命是一種疾病。受了太陽裏的黑點的影響，一大羣一大羣人民生了毛病，就開始革起命來了。過幾天，太陽裏的黑點退掉，革命也就消散的啦。您當真不懂嗎？就是克倫斯基也明白。但是他沉默着不講，因爲他要做一個拿破崙。

伐弗拉 但是太陽裏的黑點爲什麼不影響我們呢？

維忒黎 因爲我們調養得好。這是物理學了。

(祖母黎沙上場)

維忒黎 黎沙奶奶，我們都在尋找「吉普」。迦茄在找，還有娜蒂亞，還有沙夫叶列，還有費許小姐，還有我的來發。

祖母 謝謝你，維忒黎。你雖然愚蠢，可還是個好孩子。你不是好好地教養大的，你不是的。
(對伐弗拉·伊凡諾美娜) 當然你，伐弗拉，是寧願不聽從一個可怕的，病着的，沒人看顧的老太婆的囉，並且我也瞭解你。我也曾經有過婆婆，我也討厭她。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的身體裏還有生命，並且爲了要獲得我們一家幸福，已經用去了我財產的不小的部份了。

伐弗拉 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

祖母 你可以把我的女傭人趕出你的房間——你有權利這樣做——但是我可不讓你虐待我的貓……

伐弗拉 那是不公平的，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我也在找「吉普」啊。

祖母 它從今天早上就不見了。滿屋子都去找一找。

伐弗拉 我吩咐管家到院子裏去找。

(全都離場。迦茄和娜蒂亞上。)

迦茄 該死的貓。它一定在什麼傢具下面躺着。

娜蒂亞 我又在夢裏見到伊凡了。你知道是怎樣的嗎？他在我們的村莊裏，跑到我們窗

子外面來討飯。我想跟他談談，但是他不能說話。

迦茄 去找貓吧。

娜蒂亞 (曼聲高呼) 咪咪，咪咪——啊，但是它是下賤的，那個公貓。並且恨老太婆恨得

像毒藥似的。它一瞧見她，就把尾巴一豎，跑開去了。那老太婆也是個下賤的東西。

迦茄 你以為每個人都是下賤的。你還是守點規矩的好，太太對你不滿意哪。

娜蒂亞 太太變得害怕布爾希維克了。她現在每個人都要罵。有人說，他們在街上演講，

並且開鎗。你的年輕的漢子怕也已經加入裏面開鎗去了。

迦茄 我的年輕的漢子！你不要這樣快就以爲我要嫁給他。那個公貓哪兒去啦？看上帝的份上，找它去吧。

娜蒂亞 我在找哪。我樣樣事情都看得出。我不是瞎子。但是我要告訴你，現在不是時候。迦茄 不是什麼時候？

娜蒂亞 談戀愛的時候。

迦茄 什麼戀愛？你是發瘋啦。它在那兒啦。（她捉住了那個貓）趕快拿一條毛巾來。沒有毛巾，我們不能把它交出去的。

娜蒂亞 我就去。（她離場）

迦茄 戀愛。她知道了。讓她去。現在他也許去參加戰爭了。他要是能到這兒來，待上一分鐘，也多麼好哇！

（維志黎上。）

維志黎 你找到它了。迦茄，把「吉普」交給我，就說是我找到的。你一定要這樣，迦茄。祖

母不久就要死的。你不懂得嗎？

迦茄 我懂得。等一會兒，我們去拿點東西把它裹起來。

(娜蒂亞上)

娜蒂亞 謝謝上帝。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來了。

(伐弗拉·伊凡諾芙娜和祖母上)

維忒黎 (對迦茄和娜蒂亞) 告訴奶奶是誰找到「吉普」的。是我找到「吉普」的。它

在二層樓洋臺上，眼淚婆婆的。(他卑躬地把貓遞給老祖母) 它還在哭哪。

祖母 謝謝你，維忒黎，我要親你一下。(她吻他前額)

(一個佩着光彩奪目的武裝帶子的年輕將軍上場)

將軍 請你們原諒我這樣冒昧地闖進來。(他向老祖母和伐弗拉·伊凡諾芙娜敬禮。就像

在他自己的家裏一樣。) 可怕的日子，一羣武裝暴徒已經從郊外跑進城裏來啦。兵士

們已經不再服從他們的司令官。一隻罪惡的手，在指揮着這叛亂的羣衆，攻擊政府

組織的中心。

祖母 瞎扯！

將軍 先生，女士們，我告訴你們，布爾希維克已經開始行動啦。

祖母 不要這樣大聲叫嚷，大人。這裏沒有兵，你用不着大聲叫喊的。

將軍 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我的兵正在搜索我，要攻擊我。彼得格勒已經瘋了。廣

大的俄國的下等人已經衝到街上來了。

祖母 我不要聽胡說！政府會召集哥薩克兵，清除街道的。

將軍 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究竟還有政府沒有。

祖母 你得承認你是被那些暴徒吓壞了。有一次我們在烏拉爾，碰到騷亂。我們召集了

哥薩克兵，他們把每個都趕跑到他們的洞裏去。這是很難爲情的事，先生。要我一個

年老的女人，對將軍們說這些話。

將軍 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現在時代是不同了……

祖母 當然，假如你逃掉了，並且躲起來，他們就要開始打破窗戶……

將軍 要單是打破窗戶……

祖母 那麼，別的還有什麼？你想他們會闖進我們的屋子裏來嗎？

將軍 不，當然不會到那種地步。那不是我要談的。原諒我，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柴哈·柴哈洛維區打電話叫我的。

祖母 呵，那很好。政治是男人的，對於我，我的「吉普」比你們那些胡話要寶貴得多。

(將軍下。祖母由另一門出場。)

伐弗拉 (對迦茄) 柴哈·柴哈洛維區在他的房間裏嗎？

迦茄 他在他的書房裏。

伐弗拉 叫維忒里來。

(迦茄出場。娜蒂亞把傢具放回原處。)

伐弗拉 (在窗邊) 那兒在開鎖。又開起鎗來了。主啊，救救我們，你底有罪的奴隸們；救救

吧，主啊，保佑我的孩子，不要使他有痛苦和憂慮。是誰啊？（看見娜蒂亞）啊，又是你，親愛的。到這兒來。窗外的鎗聲是怎麼回事？把窗簾拉下來。

（維忒黎上場。）

維忒黎 媽媽，別難過。爸爸來了。他接到了前線的消息。

（柴哈·柴哈洛維區上。）

希勃采夫 伐菲拉，讓我們來談談。

伐菲拉 這算什麼意思？柴哈，出了什麼事啦？

希勃采夫 你兄弟的一個朋友從前線到這兒來……這回事他全知道。

伐菲拉 他知道什麼？佛忒黎打死了嗎？

希勃采夫 十天之前，他像一個英雄似地躺下了。

（伐菲拉啜泣。迦茄上。）

娜蒂亞 （跪倒在地上）老爺，親愛的老爺，你知道的。我的丈夫，伊凡·沙特林在他的團

裏打仗。他們沒寫信給你談起伊凡·沙特林嗎？

希勃采夫 迦茄，這是誰帶她出去。這是怎麼回事？

迦茄（對娜蒂亞）滾出去，你原諒她，老爺，她是這樣的……她沒有什麼。娜蒂亞，你瘋了嗎？
嗎？這樣舉動是對的嗎？

（將軍上。）

將軍 總部裏沒人答話。克倫斯基找不到。

希勃采夫 昨天我知道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可是今天我不知道明天會變成怎樣呢。

景 三

彼得格勒一所富翁公館的外景，是革命不久之前的式樣，正門和院門都可以看得見。在院門外站着沙特林。門內是管家葉夫英。

沙特林 管家先生，你從前在這兒看見過我和我的妹妹。我是葉迦特林娜的哥哥，伊凡。

· 沙特林。我從前線回來，在假期中。你去告訴葉迦特林娜，我會酬勞你的。

葉夫英 你是個鬻子兵。關照你早上來，你却覺得高興來的時候才來。假如你沒有什麼東西吃，我可以給你一點錢，只要你不要待在這兒，看上帝的份上。

沙特林 爲什麼早上來就行，現在來不行呢？

葉夫英 因爲早上你會比較聰明一點。好，再見，請你別再敲門了。

沙特林 噢。（葉夫英進去了）現在到哪兒去呢？我想到市場上去，是太晚了，近邊又看不

見什麼飯館。這是個冷清的城市。（他打量那所房子）現在天色黑暗了。難道他們已

經睡了嗎？聽起來對江好像在開鎗。這真倒楣，好吧。這樣待在街上，不到天亮就會凍

僵啦。

（他憂悶地站在那兒，斜倚着他的鎗。一個赤衛隊尼古拉·奇別索夫上。他懷疑地看着沙特林。）

奇別索夫 你站在這兒幹嗎？

沙特林 碰巧站在這兒。

奇別索夫 沒有什麼碰巧的事。你在守衛嗎？

沙特林 我告訴過你，我碰巧來到這兒。

奇別索夫 這種日子沒有人會碰巧來到這兒的。說吧，你爲什麼在這兒逛蕩？

沙特林 因爲我沒有問過你，該到哪兒去逛。

奇別索夫 那太壞啦。

沙特林 我可並不覺得難過。

奇別索夫 哦，我知道。你可也並不覺得難爲情。

沙特林 別跟我花言巧語。那對你沒有什麼好處的。

奇別索夫 我看你也是我們之中的一個。

沙特林 哪個「我們」？

奇別索夫 你幫哪一邊？

沙特林 我幫我自個兒。

奇別索夫 好了，我們開玩笑開得夠了。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弟兄？

沙特林 從前線來的。從戰壕裏回來的，在假期中。

奇別索夫 那麼你爲什麼在這兒發呆呢？

沙特林 我的妹妹住在這兒，給高貴的人們做事。我跑來看她，可是他們在晚上不讓我進去。

奇別索夫 哦。你沒聽說過現在是我們掌權了嗎？

沙特林 不管是誰掌權，我絕不隨便交出我的鎗。他們也該瞭解一個拿鎗的兵士。

奇別索夫 你聽見新聞沒有？

沙特林 你也不見得講得出事情的底細。

奇別索夫 去問老伯伯，他會告訴你。

沙特林 你的意思不是叫我問你吧？

奇別索夫 爲什麼不我什麼事都知道。

沙特林 我可也不是個鄉下人。

奇別索夫 喏，就是這麼一回事：你跟我要去佔有全世界。

沙特林 你跟誰啊？

奇別索夫 我們除了鎖練之外，什麼也不會損失。

沙特林 既然如此，我想，這是真的了。但是你到底是個什麼傢伙爲什麼拿我開玩笑？

該給人家一枝香煙。話就可以談得更起勁了。

奇別索夫 對不起。（他給他一枝烟）你的妹妹叫什麼名字啊？

沙特林 哦，這就是你要談論的題目了！

奇別索夫 不是這麼講，弟兄。我有個很好的理由要問她的名字。

沙特林 好吧。她的名字叫迦特林娜。

奇別索夫 就是這個。

沙特林 就是什麼？

奇別索夫 這樣說來，我已經認識你很久了。

沙特林 隨你吹吧，可是別太過份。

奇別索夫 你就會知道的。

沙特林 你倒是個有趣的傢伙，並且也沒喝醉酒。

奇別索夫 你到這兒來幹嗎？

沙特林 (興奮地) 我告訴你，我來看我的妹妹，向她借點錢去買條牛。一年以前，我們的牛全死了，並且已經差不多有六個月沒有來過信。連我在鄉下的老婆的生死存亡都不知道。

奇別索夫 要錢買牛。你連一雙靴子都沒有。這樣你就去當農民了。

沙特林 你別跟我開玩笑。

奇別索夫 這不是爲着牛操心的時候，你這傻瓜。

沙特林 我告訴你，你別跟我開玩笑。我跟你是沒親沒故的。

奇別索夫 呃，我要問你，你倒底爲什麼要裝得像一個叫化子似的？

沙特林 這不關你的事。

奇別索夫 是的，是我的事。

沙特林 不是的，不是你的事！讓我……

(頓了一會兒)

奇別索夫 你是伊凡·沙特林，假如我沒弄錯的話。

沙特林 這多好哇，他認識我哪！你是誰啊？

奇別索夫 尼古拉·奇別索夫。

沙特林 你幹什麼的？

奇別索夫 跟我來。

沙特林 到哪兒去？

奇別索夫 沒多遠。就在那兒。（他指着公館正門）

沙特林 你不是發了瘋吧？

奇別索夫 你怕嗎？

沙特林 你當真嗎？

奇別索夫 來吧。

沙特林 什麼意思？

奇別索夫 我們到了那兒，你就會見着你的妹妹啦。

沙特林 但是……不……

奇別索夫 （領他到大門口）不是「不」，是「是」。撒鈴吧，弟兄——隨便一點兒。

沙特林 跟你們在一起，禍事會臨到我頭上來的。

奇別索夫 跟我們當然有點兒事會臨到你頭上來。你撒過鈴了嗎？

沙特林 我撒過了。

奇別索夫 呃，它給你怎樣的感覺？

沙特林 現在你跟他們去講話吧。

奇別索夫 好，我去。（門輕輕地開了一些）你認識我嗎？塞夫也里？

在門口的人 認識的，但是我奉的命不是……

奇別索夫 現在那一點也不算什麼了。我有革命委員會的訓令。開門。別怕，你用不着擔

什麼責任。（門開了）對啊。進去吧，沙特林同志。把你的鞋底擦乾淨。對啦。你瞧，什麼

事都很好地解決了。

（門在他的背後關了起來。）

景 四

希勃采夫家裏的一間房間，當作辦公室用的。這裏聚集着資本家底世界裏的各階層的代表；
個伏爾加區的實業家；一個時髦的「歐洲化」的資本家；一個立憲民主黨的領袖。

立憲民主黨領袖（唸）「自由民黨的中央委員會，請求你們不要承認篡奪政權的當

局。革命造成的合法政府必須重新建立起來，我們向聯合反對布爾希維克奪取政權，而奮鬥的黨團及組織致敬，並且請求黨員們，儘他們的全部力量，在這次鬥爭中互相合作。」（對從伏爾加來的人）你喜歡這個嗎？請提議一點修改。

從伏爾加來的人 我除了電報之外，從來沒寫過什麼東西，並且現在我不打算寫。哪個黨派？不大清楚。是立憲民主黨嗎？

立憲民主黨領袖 我猜想你會在這次鬥爭中，做我們的同志。

從伏爾加來的人 剛巧相反，先生，剛巧相反。我寧願有一個各黨派的正直人的同盟。

立憲民主黨領袖 你的意思是說，一個俄國人民的同盟嗎？君主獨裁主義者嗎？

從伏爾加來的人 我沒有崇拜過沙皇，也沒有對上帝過份的信仰，至於俄國人民，我只

可以說全地球沒有別的人民比他們更壞，更愚蠢，更狡猾，更討厭，雖然我自己也是

他們之中的一個。

歐化資本家 這篇呼籲文章一定要趕快去付印，要在布爾希維克封閉我們的報館之前。要是柴哈·柴哈洛維區看過了這篇呼籲文章，那就可以用電報拍給全俄國各處地方。

立憲民主黨領袖 我們也要拍給列強的大使們。（他走了出去）

從伏爾加來的人 我的朋友，你有這樣的健康的思想，受過這樣高深的教育，竟會把史莫爾尼當局看得這樣嚴重嗎？他們怎麼會封閉我們的報館呢？假如我們就這樣在他們的頭上戳一刀，那又怎麼樣呢？

歐化資本家 誰？你跟我跟柴哈·希勃采夫嗎？我們沒有刺刀哇，你忘啦。
（一個穿皮大衣，手裏拿着幾張紙的紳士上場，另有三個紳士跟在後面）

穿皮大衣的紳士 先生們，你們都好哇。我們帶來了驚人的消息。聽啊，這是千真萬確的。克倫斯基已經佔領格奇那，並且正向查史珂也·賽洛推進。

從伏爾加來的人 你們的刺刀有了。

穿皮大衣的紳士 克拉司諾夫將軍在他的第一次訓諭中寫着（唸）「臨時政府，猶未

推翻，但已被驅出根據地，現正準備由前線調回強有力之部隊。」

從伏爾加來的人 請你把那些有歷史價值的字句，再唸一遍。軍隊將會開進彼得堡，那就是布爾希維克的末日了。

歐化資本家（諷刺地）你知道軍隊是七月裏就開進彼得堡的嗎？

從伏爾加來的人 他們開進去，把克希斯卡耶皇宮的布爾希維克巢穴打得粉碎。

歐化資本家 一點也不錯。他們粉碎了它，但是就在那皇宮裏，兵士們看了布爾希維克的報紙，於是，我的親愛的鮑里司·尼基托維區，就是那些兵士給我們來個革命，並且把召他們進來的人打得粉碎。兵士們一定不可以接近彼得堡。這是有毒素的城市。所有的傳染病菌都是從彼得堡傳播出去的。

從伏爾加來的人 希勃采夫來了。柴哈一定知事情到了怎樣的地步。我沒有經過這樣的動亂，並且肚子又是空的，所以，我的頭快炸開了。

（從伏爾加來的人走近一隻擺滿三味治的桌子。柴哈·希勃采夫上，另有幾個人恭敬地跟着他。）

穿皮大衣的紳士 柴哈·柴哈洛維區，你知道那個新聞了嗎？

希勃采夫 我知道了。克倫斯基已經佔領格奇那。

穿皮大衣的紳士 還有克拉司諾夫將軍的調諭呢？

希勃采夫 我已經看過了。（對一個僕人）把前門門起來。（僕人離場）先生們，我直接就

講正事吧。敵人現在在我們的屋子里，敵人到處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毀滅布爾希維克主義——已使我們階級之中的各黨各派的利益趨於一致。立憲民主黨向君主獨裁主義者伸出手來，君主獨裁主義者接近不論哪一種的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和他們只有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布爾希維克。這是各黨各派的前進份子對於目前形勢的看法。克拉司諾夫的攻勢，雖然有點成就，可是並不使我對於前途感覺樂觀。史莫爾尼正燃燒着活耀的火焰，我接到的報告說是列甯用不可信的勇

猛的精力的工作着。步兵和水兵們真誠地崇拜那個人。關於工人，我不用說什麼；你們都很明白，在工廠裏，列甯的名字是有怎樣的力量。

穿皮大衣的紳士：你當真相信，在京城裏，我們將不再看到忠於政府的軍隊了嗎？

希勃采夫：我希望看到他們在這兒。我希望……但是我們渺茫的空想有什麼用呢？克
拉司諾夫會佔領京城的，但是我一點也不信任他的哥薩克兵，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繼續服從他們的長官會有多久。

從伏爾加來的人：讓我們等着瞧罷。

希勃采夫（與喬地）：我不能等了，炮彈在我的工廠製造出來，遵守的却是列甯的命令。我不能等到人家把我綁起來，那些拿鎗的匪徒我一個也不信任。在國內我們沒有恢復真正的軍力。沒有人民，沒有軍隊，只有些暴徒，廢物，土匪。彼得堡不是別的，是一個土匪，兇手，跟刺客的污水池。那就是我的意見，假如你們需要它的話。俄國的出路，是讓德國來佔領彼得堡。

從伏爾加來的人 把京城割讓給威廉嗎？

希勃采夫 要不然就失去俄國。

（停歇了一會兒。）

從伏爾加來的人 我們得活下去等着那樣的一天！

歐化資本家 對於這個問題的情感的一部份，目前並不使我們感到興趣。至於德國會

好好地收拾那些「同志們」我一分鐘也不猶疑。但是他們在那裏呢？我們怎樣跟

他們商談呢？

穿皮大衣的紳士 先生們，同盟國怎樣呢？

希勃采夫 同盟國的軍隊怎樣能夠在芬蘭海灣登陸呢？

歐化資本家 這個包含着，我們國際關係的，許多辣手和令人不快的問題……

希勃采夫 難道跟布爾希維克住在一起，倒是快樂的嗎？假如是的，你去跟他們住在一

起吧。我是不去的。就只把一個問題放在你的眼前，布爾希維克主義，那就每件事都

變得簡單了。我們無須猶豫不決，我們要充分瞭解我們所要做的事，我們一定要把彼得堡割讓給德國人，制定德國軍事法規，和德國警務行政，把「同志們」綁起來，並且給俄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我們就這樣清談下去，還是做些實際的事情？

從伏爾加來的人 目前我們能做些什麼事呢？

希勃采夫 對於這個我們早已預備好了。我現在打算給你們介紹一個人，他是負有代理某國政府行事的使命的。我先要問他，他是願意隱藏他的真姓名，還是願意開誠佈公地跟我們談判。（他離去）

從伏爾加來的人 上帝已經賜予希勃采夫豐富的智慧，駭人的豐富的智慧。我害怕他，該死。

歐化資本家 德國皇帝個人將會要求很多的東西。

從伏爾加來的人 我們會給他的。

穿皮大衣的紳士 這對於你是很容易的，假如你的錢是存在伏爾加區域的話。但是把

錢存在京城裏的人，會怎麼說呢？

歐化資本家 我的資產，你們是知道的，完全集中在彼得格勒。我已經準備犧牲了。

從伏爾加來的人 什麼犧牲？我可以放棄我所貯藏着的全部稻穀，從基尼許瑪到亞斯脫拉汗，可是我不會蝕一個戈貝克的本。往後我會從那些德國人身上拿回我的錢來。讓我們來跟他們講條件吧。

（希勃采夫和一個外國人上。）

希勃采夫 先生們，在你們的面前，站着一位德皇威廉第二陛下授予權力的人，跟挽救俄國直接有利害關係的黨派會談。我們歡迎到我國來的，皇帝陛下的欽差大人。

（他從外國人身旁退後一步，鼓掌。別人都學他樣。正當那時門開啓了。奇別索夫和沙特林攜着來福鎗大踱步走進來。掌聲漸漸停止。全體紛亂昏迷起來。）

奇別索夫 奉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爲了軍事目的，這所房子一定要撤空。

景五

同一所房子裏的一間大廳。僕人們在聚集着；費許小姐，打掃烟窗的人，侍女，侍者，管家，廚子，門房，還有一個上地板油的人，米脫雷金，剛做完事。

米脫雷金 他們有沒有在大門口佈置好一個守衛？

打掃烟窗的人 我看見的。有個認識尼基沙·諾司珂夫的人逢見他，他也帶上一桿鎗啦。

侍者 往後我給什麼人拿沙打水呢？

總管 拿給葉黎沙維脫·妮基蒂西娜。那位老太太。

老傭人 上帝保佑我們，有什麼人死了沒有？

總管 布爾希維克黨員在街上……

老傭人 一個公開祈禱會嗎？讓我們來祈禱……

總管 底下人在這屋子裏都無法無天起來了，又沒有一個可以對他訴怨的人。俄國政府到了末日啦。

廚子 我們爲什麼給召集在這兒？是誰的命令？

打掃烟肉的人 布爾希維克已經搶到政權了。俄國的新政府已經宣佈成立啦。
洗碟子的人 我們碰到多可怕的時期啊！有一個帶鎗的兵士來了。

米脫雷金 你還照平常一樣地做肉片呢。

廚子 是的，但是你知道我的主張。我是幫工人的。

（沙特林和奇別索夫上。）

沙特林 你叫什麼名字。我已經忘了，親愛的同志。把這次回家的事告訴人家，連一個鬼也不肯相信。聽起來好像是吹牛似的。

奇別索夫 別讓它使你驚奇，並且也不要說出來，凡亞。我要去跟以前的屋主談一談，同時請你挑選三個可靠的人。（對僕人們）每個人都在這兒了嗎？

米脫雷金 差不多是每個人。

奇別索夫 挑三個人出來。趕快吧，沙特林。（下）

沙特林 (對聚集着的僕人) 來吧, 市民們, 排成一行, 我說一行, 神氣點走幾步。靠地毯邊上

排列起來。單行! 請靜點。

(僕人們排列起來。迦茄上。她驚奇地注視着沙特林, 認出他來, 投身於他的懷中。)

迦茄 凡亞, 哥哥, 你從哪兒來的?

沙特林 (壓制他的情感, 爲難地) 迦特林娜, 等會再談吧。

迦茄 凡亞, 親愛的……

沙特林 我說等會兒再談。排好。(迦茄駭了一跳, 退後去。) 報數! (僕人們盡力報得好) 立正!

(他注意到一個年老的女人) 小伙子, 給她一個凳子, 回原處去! 立正稍息! (他檢視僕人, 走到廚子面前) 你是什麼人?

廚子 廚子頭腦。

沙特林 頭腦, 呵呵。(他沿着一排人走) 迦特林娜, 你們這里的人, 哪幾個是站在正直公道

的一邊?

迦茄 我怎麼講得出呢，凡亞？

沙特林 等會兒我才是你的凡亞。你現在不是在你自己的草棚裏，你該明白。（費許小

姐的單眼鏡引起他的注意）你的眼睛不好嗎？

費許小姐 請你停止這種嘲弄。我不是俄國人，我要向英國領事館去控訴。

沙特林 爲什麼大驚小怪？我並不是侮辱你。要是我說了些使你窘迫的話，請你原諒。

費許小姐 你是個獷野的俄國粗人。我不願意看你。你一定要讓我走。

沙特林 多了不起的小姐！走吧，小姐，在我感到頭痛之前……（英國婦人不動身）你可

以走啦。（費許小姐驕傲地轉過身走了出去）我們懂的。（突然地）立正！你們哪個向着

我們的，朝前走兩步。（他向兩旁瞥一下）迦特林娜！

迦茄 （正欲離場）米脫雷金，怎麼了，你？

上地板油的人 不單是我一個啊。（他走到打掃烟窗的人的面前）烟窗，你站在這兒幹嗎？

朝前走哇。

(打掃烟窗的人不聲不響地走到前面。)

廚子頭腦 我加入他們。

沙特林 回到你的原處去，漂亮的傢伙，回到你的原處去。回到那裏去。

迦茄 但是你不知道他，凡亞。

廚子頭腦 你不能從一個人的外表，斷定他的政治意見。廚房裏的人都知道我的主腦的。

沙特林 散會。

(葉夫英闖入。)

葉夫英 我加入你們。

沙特林 (尖利地) 向後轉。

葉夫英 爲什麼呢？

沙特林 你的高度不對，走吧。

(葉夫英離去。奇別索夫上。)

奇別索夫 沙特林同志，你什麼都預備好了嗎？

沙特林 都好了。

奇別索夫 這所房子要當作醫院。地毯，油畫，和全部值錢的東西全要在早上捆好。房間都要收拾清楚。我們要叫幾個傭人擔負這個責任，讓其餘的走來，在那清單上簽個字。迦茄，跟我們一塊兒來。(他離去)

迦茄 我馬上就來。(對沙特林) 凡亞……

沙特林 你瞧，我還活着，並且很好。哈囉。(他們接吻) 家裏的事怎樣？

迦茄 糟糕，除了煩惱之外，就沒有別的了。娜苔絲特在這兒呢，並且就在這屋子裏。

沙特林 怎樣來的？誰在家跟孩子們在一起呢？

迦茄 老人家啊。

沙特林 樣樣都毀壞了。馬死了嗎？

迦茄 是的。我把娜苦絲特叫到這城市裏來了。我請求這屋子的人讓她進來做事。

沙特林 她有工錢嗎？

迦茄 有的，我們已經儲蓄了一些錢，夠買一條牛的小眼囉，還有這些……

沙特林 我的老婆呢？她躲起來幹嗎？

迦茄 你來的時候，她跟老太婆在一起，她服侍她上床，這好像什麼可怕的打擊似的，發生得這樣突然。凡亞，這算什麼意思？你怎麼會跟尼古拉·奇別索夫一塊兒到這兒來？

沙特林 我到了這兒，所以我就在這兒啦。你的男朋友，他是當心你自己，迦特林娜。

迦茄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用不着這樣對我講。

沙特林 喔，還了得！可是你長得好看了。我並不反對。只要他是個好伴侶就行了。

迦茄 我不是想……你已經以為我一定會嫁給他啦。我們只不過相識吧了。但是我

你喜歡他，他是個滿好的伙伴。

沙特林 愛情是女人家的事。相識，唔去叫我的老婆來。這是我看她的時候了，

(娜蒂亞進來)

娜蒂亞 伊凡 (她雙手摸着他的頸子)

沙特林 不要哭，我活着，並且身體很好，沒有什麼可以哭的。你得先讓我瞧瞧。(他把她略微托開去一點) 噯，你這個小塌鼻子，你(對迦茄) 出去啊，你這不害羞的。

迦茄 爲什麼呀？我又不是外人。

沙特林 去在清單上簽個名。(迦茄出去) 噯，娜苔絲特，你沒有跟你的丈夫在一起，怎麼過日子的？你沒跟別的什麼人勾搭上吧？

娜蒂亞 你不用瞎講。也不用以爲我做了錯事。迦茄什麼事都知道。

沙特林 瞎講是瞎講。對於我，全世界上你是我的最親愛的。我們講些什麼呢？說吧。

娜蒂亞 你沒有意外地升了委員吧？

沙特林 我多少升了一點，雖然不是直接地。

娜蒂亞 你也許已經是個布爾希維克黨員了，是不是？

沙特林 你害怕嗎？

娜蒂亞 在這屋子裏我好像在監牢裏似的……我一點事也不知道。

沙特林 不要害怕。我不在黨。

娜蒂亞 我們現在去做什麼呢？我們得回家去嗎？

沙特林 家當然家去。但是你有錢嗎？

娜蒂亞 迦茄替我存起來。並且她有比我更多的錢。

沙特林 我希望，她會借點給我們。

娜蒂亞 她曾經答應過。

(迦茄和奇別索夫上。)

奇別索夫 我一看見就知道他是你的哥哥。

迦茄 怎麼會呢？

奇別索夫 他像你像得不得了。

迦茄 他怎會像你呢？你仔細瞧瞧。我知道了，你打算講些好聽的話。

奇別索夫 你和我，顯明地，永遠不會意見相同。你老是搶白我。

迦茄 你來是有事的，你卻在這兒胡調。

奇別索夫 那沒關係，我很歡喜你的哥哥。

迦茄 當然，我們以爲他是很好的。

沙特林 我又不是個小繆臉。來吧，別講那些啦。告訴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

奇別索夫 回到鄉村裏去看頭牛吧。

沙特林 我正在盤算那個。

奇別索夫 (譏諷地) 你應該回到鄉村裏去！

迦茄 別亞，我把我們的錢帶來給你。拿去吧。

沙特林 (聽着奇別索夫) 好，我拿。

奇別索夫 (回過頭去) 好, 拿去吧。

沙特林 當然……我拿。

奇別索夫 我就是那麼說啊, 拿去。(沙特林站在那裏, 躊躇不決) 拿去啊, 伊凡, 拿這些錢,

去買條牛吧。

沙特林 這兒有個魔鬼, 不是個人, 把他自己黏牢在我的身上。

娜蒂亞 凡亞, 你沒打別的主意吧, 你

沙特林 安靜點, 娜蒂亞。

娜蒂亞 我是怎樣地盼望着你, 並且爲你祈禱, 望你回來。凡亞, 親愛的, 現在怎麼樣? 老人

家寫信來說, 家裏樣樣東西都變成破破爛爛的了。

沙特林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精神也打不起來。(他沉默)

娜蒂亞 你的意思是不回到鄉村裏去嗎?

沙特林 等會兒告訴你。

娜蒂亞 錢呢？

沙特林 等會兒再拿。

奇別索夫 隨你的意思去幹吧，老兄，可是我不能浪費時光了。我得要到革命委員會裏去。

沙特林 娜蒂亞，聽你丈夫的話。你無緣無故地哭什麼。

娜蒂亞 上帝，我們這樣長久沒有見面……

沙特林 你聽我告訴你。鄉村可以等一、二天。它也不會燒掉的。（用一種不同語調）哪個苦頭吃得多呢，你還是我？

娜蒂亞 凡亞，親愛的，我是爲着你才哭啊。

沙特林 （對奇別索夫和迦茄）我就回來。我跟他去，看看怎樣的情形，那就好了。（他吻

她）你這小傻子。你不知道我多想念你。你是我全世界上最親愛的。

娜蒂亞 至少你說了些動聽的話啦。

沙特林 我跟他一塊去，就只瞧瞧京城裏怎樣的情形，一個鐘頭之內我就……

娜蒂亞 那麼，去吧……

沙特林 (對奇別索夫) 我們走吧。原諒我。但是你自己瞧……女人。我們上哪兒去？

奇別索夫 上史莫爾尼去！

沙特林 那是什麼地方？

奇別索夫 那是革命軍的總部。

沙特林 你聽見這個人怎樣說嗎，娜蒂亞？我怎麼可以待在後面呢？讓我們走吧。

(第一幕完)

第一幕

景 一

史莫爾尼，一個大房間，從前是當作教室用的。兵士們在休息，睡覺，吃東西，閱讀。許多都帶着鎗。在前景，一個年輕的兵士，拉里昂，正在檢驗一桿來福鎗。

拉里昂 是誰的槍？沒有人的，呃？它的主人在打瞌睡嗎？
一個兵士 那是我的槍。

拉里昂 槍一定要弄得乾淨。把這桿來福槍查看一下，留心別讓它沾上灰塵跟油膩。我們也許用得着槍呢，同志。

（奇別索夫和沙特林上場。）

奇別索夫 在這兒待一會。不要跑到別處去。我馬上就回來。（他離去）

沙特林 (看看週圍) 你是哪一種人啊?

拉里昂 你是哪一種鳥兒啊?

沙特林 我是問你們是哪一種隊伍?

拉里昂 這兒就只一種弟兄,是誠實的輕騎兵……

沙特林 我聞這氣味就知道了。

拿麵包的兵士 加入我們的隊伍,做我們中的一個。

沙特林 謝謝你的邀請。我跑了好幾天啦,所以跟你們在一起坐坐也不會有害處的。

拉里昂 你也開拔到皇宮去過的嗎?

沙特林 什麼皇宮?

拉里昂 你這算什麼意思,什麼皇宮?你上哪兒去的?

沙特林 我上哪兒去的?在地球上啊。

拉里昂 不要裝做像這樣聰明的傢伙。我們不是傻瓜。爽,快點講吧,你是從哪兒來的?

沙特林 你是什麼人？是這道防線上的檢查員嗎？

拉里昂 我是憑一種資格來問你的……

沙特林 什麼資格？

拉里昂 革命軍的資格。

沙特林 你這話的來頭倒大，小心點，要不然你就吹爆啦。

拉里昂 同志們，這個兵士不是我們的人！

（有許多兵士已經感到興趣。他們用不友誼的眼光看着沙特林。）

沙特林 誰是「我們」？

拉里昂 你們聽見了嗎？弟兄們也許他是敵人派來的。我們一定要搜查他。

沙特林 慢點來。搜查哪一個？我嗎？我倒要用拳頭來搜查你的骨頭。

（沙特林和這年輕的兵士臉對着臉。）

別的兵士們 （對沙特林）不要這樣頑固，要不然你就更糟啦。你知道你是在什麼地方？

搜查他。讓我們來查明他是什麼人，他到這兒來幹麼的。

拿麵包的兵士 讓我們把他帶到司令官那裏去。他們會查明白的。

衆人的聲音 對！逮住他！

（三個水手入場，達莫夫領頭。）

達莫夫 步兵弟兄，我們需要五個志願兵。

拉里昂 水兵同志，我們抓到了一個奸細在這兒。

達莫夫 我對待奸細是就地正法。

沙特林 別想吓唬我，你這繫絲帶的。

達莫夫 這是什麼人？你的證明書！

沙特林 你做作得倒很粗暴，水兵，可是你吓不了我。爲什麼我要把證明書給你？

達莫夫 因爲我代表工人和農民的權力。

沙特林 那麼我是什麼人？

達莫夫 那要查一下才知道。

沙特林 要查一下才知道，是嗎？（他掏了一個灰色的包裹）這兒……噢，他們都是代表，而我……我要查一下才知道。

達莫夫 閉嘴！我們正想要證明你是什麼人，你却來打擾。

（他檢驗沙特林的證明書。衆人怒目而視地等着。）

達莫夫 你們從哪兒看出來他是個奸細？他是一個普通的步兵，沙特林。你已經離開前線很久了嗎？

沙特林 我今日剛到這兒。

達莫夫 發生誤會啦。（對拉里昂）向他道歉，因為你叫他奸細，讓我們找五個人。

（沙特林還在發火，放回他的證明書。兵士們向前進一步。）

達莫夫 不是十個，五個就夠了。你們自己去拿些大塊的麵包，同志們，你們什麼時候回來是說不定的。留下的幾個人讓把國內跟國際的情勢，解釋給從戰壕里來的同志

聽。分隊兵士，跟我來。祝你們運氣好，弟兄們。（離場）

拉里昂 （走近沙特林） 我很抱歉。

沙特林 我不是個貴族，沒有什麼要抱歉。

拉里昂 這是水兵的命令。

沙特林 這是什麼道理，你沒有你自己的主張嗎？

拉里昂 你何必這樣挖苦？

沙特林 （對拿麵包的兵士） 弟兄，你願意給我一點麵包嗎？

拿麵包的兵士 當然。諾。

拉里昂 你早就該告訴我們你餓了，省了受罪。我給你看一張紙頭，那會使你高興的。

（給他一頁紙）

沙特林 這是什麼？

拉里昂 你識字嗎？還是要我唸給你聽？

沙特林 我自己會唸。

拉里昂 唸得響點。

沙特林 你又來纏擾我了，是吧？（他唸）「土地綱領。」綱領是什麼？

拉里昂 是一種法律。

沙特林 「土地綱領，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二時，蘇維埃工人兵士代表大會會議通過。」

那麼這是三天以前的啦，不是嗎？

拉里昂 唸下去。

沙特林 「立即廢除地主土地所有權，不予任何賠償。」（頓一頓）立刻，不予任何賠償。

拉里昂 唸下去。

沙特林 別插進來。（重覆唸）「不予任何賠償。」弟兄們，你們有茶嗎？馬上有茶嗎？那就

……

拿麵包的兵士 沒有人拒絕你，不是嗎？去喝啊。

沙特林 (漸漸地高興起來) 那是公正的法律。但是茶在什麼地方呢?

拿麵包的兵士 在樓上,我想,可是我不知道。我們自己也剛到這兒沒有多少時候。你去找罷。

沙特林 當然,我馬上就去。你不要把這張紙給別人。我要……不,我帶着它走。我們立刻去砌些茶來。

景 二

沙特林在史莫爾尼的甬道里走着。一桿來福槍和一隻水瓶掛在他的背上。他手裏拿着一把壞而舊的鉛皮茶壺。他站住了,看門上的字——「教員室。」他經過這扇門,在另一扇門前停下,堅定地開啓了它。那是一間瀰漫着淡巴菰烟霧的房間,人們在坐着,站着,或躺在地板上。有個水兵在聽取一個戴夾鼻眼鏡的年輕女人的口述,忙着打字。三個市民在展開一幅地圖。近門邊的地板上睡着一個兵士。沒有一個人注意沙特林。他小心的替他們把門關上。他站在那兒想。一個

軍裝的人走上前來。沙特林想和他搭訕。

沙特林 朋友……

（那人繼續走他的路。）

沙特林 這就像在前線。

（他再往前走。列甯從離甬道很遠的一扇門上場，向沙特林走來。沙特林將走過來的人打量一下，往旁邊一讓，因為那人走得那樣敏捷迅速。）

沙特林 朋友，什麼地方可以弄到一點茶……

（列甯豪放地面對面看着沙特林，沙特林窘迫起來。）

沙特林 對不起，朋友，我從遠處來的……

列甯 錯過你的茶，呢？

沙特林 真想要一杯水喝。

列甯 好，來罷，我指給你看。你已經打得很久了嗎，同志？

沙特林 (嘆息聲) 這是我第三個年頭,從沒有間斷過。

列甯 離開戰壕很久了嗎?

(在他後面,一個水兵上場,在離他不遠的地方站着。)

沙特林 十天或十二天之前離開的。

列甯 那裏情形壞嗎?

沙特林 糟得很。

列甯 但是你們還堅守着你們的陣地?

沙特林 對啦。

列甯 德國人的情形怎樣?你有沒有注意到什麼特殊的事情?

沙特林 注意到的,我們猜想他們的情形也不見得怎樣令人興奮。兵士們的情形到處

都很壞。

列甯 你注意到了什麼?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很想知道。

沙特林 舉了一個例子說，他們的咖啡臭得像苦苣一樣……我們抓到俘虜，我們看出德國不像從前那樣了。

列甯 他們不像從前那樣？他們厭倦戰事了嗎？

沙特林 你說得一點也不錯，他們是厭倦了。

列甯 他們跟我們講和嗎？

沙特林 那我不能說。要是看那些兵士們和他們打仗的樣子，你可斷定他們全體都厭倦戰事了。但是他們有個專制的皇帝。

列甯 我們的將領們也不要和平。

沙特林 那是對的。

列甯 怎麼辦呢？

沙特林 那我講不出來。

列甯 但是假如蘇維埃政府說：兵士們，把和平的因素收回到你們自己的掌握之中，那

麼你自己譬如說罷，肯不肯跟蘇維埃當局搗手呢？

沙特林 我親愛的同志，讓蘇維埃政府來說啊。

列甯 你不會反悔嗎？

沙特林 誰？我嗎？

列甯 譬如說你罷。現在你自己來說。爲了全俄國的命運，每個兵士都一定要親自回答。

沙特林 這問題有點使人膽怯，我不否認。

列甯 你結過婚了嗎？

沙特林 是的。

列甯 你有孩子嗎？

沙特林 三個。

列甯 你有很多的田產嗎？

沙特林 我從哪兒來的田產？

列甯 你有一匹馬嗎？

沙特林 它已經死了。

列甯 一條牛？

沙特林 也死了。

(沙特林憂鬱地站在那兒，沉思着。列甯揚起他的手，輕輕地撫摸着沙特林鎗上的皮帶。)

列甯 但是你可以放下鎗來的時候還沒有來到，呢？

沙特林 我猜想，同志，我還用得着它。

列甯 克倫斯基向我們進攻。

沙特林 我聽說是這樣。

列甯 茄雷定正在煽動那些哥薩克。

沙特林 要是他們動手背叛老百姓……

列甯 那又是戰爭，呢？可是兵士都已經厭倦了。

沙特林 那要看我們爲什麼去打，還有怎樣打法。我們沒有一個願意爲了達旦尼爾斯半島而打仗的。

列甯 蘇維埃政府是不想侵佔外國的土地的。但是假如沙皇的將軍們，想用地主和資

本家把俄國東縛起來，那麼，你們想怎樣呢？你自己想怎樣呢？

沙特林 那麼我們就打。

列甯 我們今天一定要打……現在要打……

沙特林 那麼讓我們現在就打……

（頓了一會兒）

沙特林 也許你不相信我，我講的是真心話。

（列甯跟沙特林握手。）

列甯 再見，同志。我孰誤了你，原諒我。

沙特林 原諒你爲什麼？你並沒有孰誤我。

列甯 你到樓上會有茶喝的。上面我們有個飯廳，在那樓梯上面。

（列甯由沙特林開啓過的門下場。）

沙特林 （自語着）這個人才對我的勁兒。但是……（他看見水兵）弟兄，我剛從前線回

來。請告訴我，剛才跟我講話的是誰。那個人是誰？

水兵 那個人是誰？列甯。

（沙特林昏眩起來了。）

沙特林 爲什麼別人不早點告訴我？早知是他，我把什麼事都講出來……我……

水兵 可是剛才你都講出來了啊。

沙特林 別說了。水兵。（把茶壺一拋）現在誰還吃他媽的什麼茶？我要回去告訴全體兵

士，說我剛才跟列甯談過話，我們一定要今天就打，馬上就打。

景 三

史莫爾尼軍事總部的一間寫字房。在連接着的一間房間里，正在舉行一個會議。門外站着二個背鎗的赤衛兵。在台上的是：

一個學生，穿兵士外套的青年。

尼加諾，一個彼得格勒的工人，四十歲。

一個退伍的中尉。

一個水兵，他在當打字員。開幕時他在打電話。

水兵

喂，接線生。這兒是史莫爾尼總部。我要知道前線指揮官有沒有過電話？你爲什麼

不回答，啞吧？（他報告尼加諾）指揮官剛跟中央委員會講過話。還有什麼，尼加諾同

志？

尼加諾 他從哪兒打電話來的？

水兵（對着聽筒）前線指揮官同志從哪兒打電話來的？（他聽了一會兒，於是照樣報告。）

從查斯珂也·賽洛火車站，陸軍司令部辦公處打來的。你怎樣吩咐，尼加諾同志？

尼加諾 用你自己的判斷力罷。

水兵 是。用我自己的判斷力。(對聽筒) 請接查斯珂也·賽洛陸軍司令部辦公處。是查斯珂也·賽洛陸軍司令部辦公處嗎？這兒是史莫爾尼總部。前線指揮官在嗎？他已經乘自備汽車出去向着……？(他報告) 他已經乘汽車向敵人方面去了，二個水兵跟他一起。

中尉 他說過什麼時候回來沒有？

水兵 (對聽筒) 前線指揮官說過什麼時候回來沒有？(聽了之後) 沒有，前線指揮官沒說過。

中尉 我去報告去。(他到隔壁一間去了)

尼加諾 (對水兵) 打個電話給查斯珂也·賽洛的蘇維埃。怎麼我們沒聽到他們的消息？

水兵 我立刻就打。喂，接線生，請接查斯珂也·賽洛的蘇維埃。快點，接線生。(進來一羣兵

士和工人，帶着大捆的小冊子和新聞紙。有幾個是武裝的。

工人 我們是宣傳員。我們被派到前線去。

尼加諾 祝你們運氣好，宣傳員同志。

工人 你給我們運輸車輛，那你就祝我們好運氣。我們所需用的只是一輛運貨汽車。

（一個赤衛兵上場。）

赤衛兵 史浮特洛夫同志在這兒嗎？還有舍辛斯基同志？我有從國家銀行主席委員那兒來的幾個包裹，要交給他們。

尼加諾 交給我得了，我會轉交給二位同志的。

赤衛兵 我奉的命令是要當面交。

尼加諾 這兒是一張收條。學生，請你把這些拿進去。（對水兵）呢，你電話打得怎樣了？

水兵 接着他們了。（對聽筒）喂，蘇維埃，怎麼我們沒聽到你們的消息？這兒是史莫爾尼

總部。別着慌，同志。慢慢兒地來，好好地，靜靜地。現在好多了。什麼是確實的嗎？我懂得你了。我們要報告這消息。（他報告）沒有時間多講話了，尼加諾同志根據確實的消息，他們剛才看見哥薩克的哨兵在查斯珂也·賽洛的郊外。（對聽筒）我們要報告這消息。列甯同志在這兒。原諒我，我以為你接到了總部的電話，駭得發慌，才講得那樣快呢。

尼加諾 我立刻去報告。

（他在到隔壁房間去的途中，跟退伍中尉撞個滿懷。）

尼加諾 怎樣了？

中尉 我奉到命令去找前線指揮官。列甯同志他自己今天也要上前線去。

尼加諾 什麼，今天晚上在晚上？

中尉 不錯。我現在到查斯珂也去。

尼加諾 那兒已經發見哥薩克兵了。

中尉 我們會留神他們。

（他穿上大衣，去了。尼加諾走進隔壁房間里去。有三個人很快地默默地走過，沒受人注意。過後有一個穿皮革大衣的奔進來。）

穿皮革大衣的人 （向水兵）我能在哪兒弄到一輛機器腳踏車？

水兵 用多少時候？

穿皮革大衣的人 不知道，不會很快就回來的。

水兵 你祇要在門口高聲地喊：「總部有事！」再用這張條子，他們就會給你一輛。你自己騎嗎？

穿皮革大衣的人 是的。

（他出場。社會革命黨和孟希維克黨的官吏上場。水兵把他們打量一番。）

發言人 列甯在這兒嗎？

水兵 你們要什麼？

發言人 我們是革命的主要民主組織的全權代表，可是列甯究竟在這兒還是不在？

水兵 那我不能告訴你。

發言人 既是這樣，我們自己來查看查看。

（他們向門走去。）

水兵 同志們，你們想上哪兒去？這兒有的是衛兵。

發言人 別用那種腔調來對我說話。

水兵 別去亂闖關好的門。

（學生和尼加諾回來。學生打發一個軍隊聯絡員去了。）

尼加諾 怎麼一回事？

發言人 我們是委派來看列甯的。你認識我們，不是嗎？

尼加諾 是的，我認識你們，可是說不定……

發言人 什麼說不定？

尼加諾 佛拉地末·伊里奇會不會和你們談話，是說不定的。我想是不會的。等着。

（委員上場）

委員 尼加諾同志……

尼加諾 哈囉，格列戈雷同志。

委員 列甯同志在這兒嗎？

尼加諾 是的……但是……

委員 我懂得。但是我已經被選為燃料委員會長，我可不知道是怎樣的事情……我不

知怎樣着手去做。

發言人 （向他的同伴們）你們瞧，這是瘋狂，這真是可怕。

尼加諾 （向委員）會議馬上該完畢了。我去瞧瞧。

發言人 替我們通報。

尼加諾 不，為這樣的事我不會去見他。這是軍事總部。到他的正式會客室去。

孟希維克黨員 我們要在這兒跟他談話。

尼加諾 好，等着。

（電話鈴響。尼加諾答話。）

尼加諾 哈囉。列甯同志此刻正在開軍事會議。我不能打擾他。哦，立刻就去。我在電話裏聽不出是你，斯太林同志。請原諒我。請等一分鐘。佛拉地末·伊理奇剛才問過你沒有打電話來。

（尼加諾出場。頓了一會。進來了尼加諾。列甯站在會議室的門檻邊。）

列甯 （在會議室門口，高聲地。） 記着，蘇維埃政府正在清查黨的軍隊，我們要驅逐，要嚴厲地懲罰所有不服從蘇維埃政府最高機關的人。非常嚴厲地，就是槍斃他們也毫不猶豫。（對聽筒）喂，我是列甯。我不能在電話里，替波羅的海艦隊的同志解決事件。（他聽着）我們已經佔領了電話局秩序已經穩定了。好極。波羅的海那些孩子們的事情怎樣？他們在前線配置了多少人？那些分隊都備辦了糧食嗎？他們會派兵艦到

耐非去嗎？你自己把每件事從頭至尾檢查一番。很好，你親自去調查，看同志們有沒有瞭解政治形勢已經發展到軍事的形勢了，並且一定要一點也不悔恨地去粉碎反革命。是的，是的。我們對待所有的盜賊，儒夫，破壞罷工的人，以及那些只會揮舞紙做的刀劍而逃避現實的文雅的議員，一定要毫不慈悲，毫無憐憫。打電話給我，派信差來，每件事的發展，都通知我。（他放下聽筒）

發言人 我是委派來跟你談話的。

列甯 誰委派的？

發言人 鐵路工人執行委員會一寸也不願意移動。他們威嚇着，說要停止全部火車運輸，除非……

列甯 除非什麼？

發言人 除非你們布爾希維克讓步。

列甯 對誰讓步？

發言人 一想到明天，我們的頭髮都豎起來啦。

列甯 頭髮豎起來不是一件好事情。頭髮應該弄得乾淨整齊。

（門推開了，一個剛從戰場來的水兵跑了進來。他滿身全是污泥，背後背着一桿獵鎗。）

水兵 對不起，斯太林同志在這兒嗎？

列甯 斯太林同志此刻不在史莫爾尼。

水兵 對不起，列甯在哪兒？

列甯 什麼事，同志？

水兵 對不起，你就是列甯嗎？

列甯 是的。

水兵 （看了列甯一會兒，張大着嘴微笑着行敬禮。）對不起，現在我認識你了。我是從前線派

到你這兒來的，從查斯珂也·賽洛來的。一到明天早上我們就一顆砲彈也沒有了。

在彼得和保羅二個堡壘有砲彈。那些砲彈一定要送到前線去。

列甯 那是一樁我們必須立刻要解決的事。

尼加諾 這城市里連一輛運貨汽車也沒有。現在是夜里，所有的汽車都裝人送到前線去。

（他說話的時候，一個學生進來。）

學生 我們只有兩架鐵甲車在史莫爾尼，擔任護衛工作。

列甯 可是砲彈必須一清早送到那兒，不是嗎？

水兵 是的。

尼加諾 我不知道怎麼辦。

列甯 我們一定要想個法子。（在房間里踱着）有什麼方法可以運輸？

尼加諾 鐵路。

列甯 不成。

學生 汽車。

列甯 可是手邊一輛汽車也沒有，是不是？

水兵 水路運輸，包括河流和其他。各色各樣的馬車。

列甯 馬車，那也是一種運輸方法。

水兵 我不否認，佛拉地末·伊理奇。

列甯 跟同志們一塊兒，到人民委員會辦公處管理員那兒去。

水兵 是。

列甯 要一張彼得格勒馬車夫的名單。

水兵 我很明白。

列甯 帶幾個赤衛隊去幫你的忙，乘車子去繞圈子把每個馬車夫都喚醒他，叫他們從

彼得和保羅堡壘里把砲彈搬出來。

水兵 我們去喚醒他們，都很好。

列甯 在一個鐘點之內打個電話給我，告訴我你們完成了什麼事。

水兵 好。請你替我解決一個問題。

列甯 什麼問題？

水兵 我得去回答我的長官。我可不可以送一封信回去給他，說他就會收到砲彈？

列甯 可以的，送封信給他好了。

水兵 用不着詳詳細細地，我可以說：「列甯已經說過，你會收到砲彈的。」

列甯 這樣，事情就解決了。

水兵 我可以去了嗎？

列甯 可以。

（水兵行了敬禮，出去了，學生跟着他。列甯由右邊的門回到會議室里去。奇別索夫和沙特林上場。）

奇別索夫 尼加諾同志，派給我做的工作我全做好了。現在我請求你把我的分隊送上

格奇那前線去。

尼加諾 (對沙特林) 你跟他在—起的嗎，同志？

沙特林 我到這兒來不是爲我自己的事，我是來替兵士們說話的。我們全都決定了！

前線去打克倫斯基。

尼加諾 你們已經準備好了馬上就去嗎？

沙特林 有什麼要等的呢？

奇別索夫 我們工人都是第一次打仗。請給我們一個指揮官。

尼加諾 (指沙特林) 這兒有個指揮官給你們。(向沙特林) 你不怕這個工作是嗎？

沙特林 管理一個隊伍，我可以夠格。

奇別索夫 我認識這個兵士。

尼加諾 那麼你還等什麼呢？

奇別索夫 他有幾個兵士跟他在一起。

尼加諾 把兵士和工人組織成爲一個分隊，出發去罷。(他轉向在打字機旁的水兵) 打！

份證明書。

水兵 什麼分隊？

尼加諾 叫它工農分隊。

水兵 誰的署名。

尼加諾 寫下，革命前線總部。

(孟希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們依舊在興奮地來回跟着。)

發言人 我們是民主政黨的全權代表。

尼加諾 什麼民主政黨的代表？你是說，孟希維克嗎？

發言人 我們是主要的民主權力機關委派來的，要史莫爾尼的領袖們阻止這瘋狂行

動。明天砲彈將會在彼得格勒爆炸。前線的軍官們正在供給克拉司諾夫將軍最精

銳的軍隊。

奇別索夫 你以為怎樣——將軍們會撕掉他們自己的肩章，變做社會主義者嗎？不，將

會有一場鬥爭的，將會戰爭到底的。但是我們會勝利的，因為祇有我們是不怕鬥爭的唯一的黨，並且準備應付任何反抗資本家的戰爭。

（沙特林驚奇地注視着奇別索夫。）

發言人 社會主義要經過戰爭嗎？

奇別索夫 那麼你以為怎樣？社會主義會裝在菜盤子里送上來給你嗎？

發言人 你們是在用你們自己的手，把一個偉大的國家改變成爲第二個毀滅了的旁培（Pompeii），你們是在製造二座火山，它會將你我雙方全都一掃而光，並且會葬送掉全部革命的收獲。

（列甯上場）

列甯 （在會議室門口）我再一次申說，政治的形勢已經發展成爲軍事的形勢了。我們不能讓克倫斯基勝利，因爲那時候我們和平自由都沒有了。政治和軍事的任務，是要組織一個大本營，集中物力，供給士兵所需要的每樣東西。這一定要辦到，不可以延

遲一個鐘點，一分鐘，這樣我們才能繼續佔據優勢。（向尼加諾）尼加諾同志，我們現在跟同志們一塊兒上前線去。

發言人 列甯同志……

列甯 你胡說，先生，我不是你的同志。

發言人 我們願意談談關於革命的基本問題。

列甯 革命的基本問題已經被武裝羣衆決定好了。

發言人 但是社會主要的權力機關……

列甯 主要權力機關是個沒有意義的詞句。在階級鬭爭的術語裏，你們的主要權力機關是些布爾喬，在他們的面前你們戰抖着。並且，你有到史莫爾尼來的派司嗎？

發言人 我不懂。（他拿出一張派司）在這兒。（他的同伴照樣拿出來）

列甯 把它們交給我。（他拿過派司，檢視一下，撕掉，於是轉向沙特林）同志……

沙特林 誰，我嗎？

列甯 是的，你護送這幾位尊貴的紳士到樓下的前門去，告訴司令部辦公處，永遠別讓他們再進來。

發言人 這真是可怕。這真是不可思議……

奇別索夫 一定辦到，佛拉地末·伊里奇。（社會革命黨和孟希維克黨員被帶出去。）

列甯 很好。對待他們總應該那樣。

尼加諾 我去把你的車子預備好。

列甯 好。（向委員）哈囉，同志，你有什麼心思？

委員 我剛才在等你……原諒我，可是我一點也不懂。我被選為委員，我去幹些什麼事呢？

列甯 （高興地）我怎麼知道？

委員 那怎麼辦？你也不知道！

列甯 實在我不知道。我從來沒當過委員，他們幹些什麼事我也不明白。

委員 要幹樁沒有人知道怎樣幹的事，是難的。
列甯 很難，很難。難得不可以相信。

委員 但是這是一樣的，佛拉地末·伊里奇譬如說，一個布爾希維克委員幹些什麼事呢？

列甯 這樣，那樣，樣樣都幹。

委員 你使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列甯 那可糟了。

(一個軍隊聯絡員上場)

軍隊聯絡員 (向列甯) 我是個軍隊聯絡員。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來報告，波羅的海艦隊同志們，在海爾辛服斯所完成的工作。

列甯 報告。

軍隊聯絡員 大約有五千名水兵已經出發到格奇那去。戰鬥艦「共和號」和魚雷艇

已經升火向彼得格勒進發。波羅的海艦隊同志們，執行了你全部的命令。還有別的命令嗎？

列甯 軍隊和兵艦到的時候，立刻通知我，不論我在什麼地方。

軍隊聯絡員 是！

列甯 你可以去了……（軍隊聯絡員離去）呢，他們選你做什麼委員？

委員 燃料委員。

列甯 那麼你着急些什麼呢？他們選你做燃料委員真好極了。首先，你得要機警，我親愛的同志，並且要信任工人。

委員 是。

列甯 （繼續下去）檢查每一個人，不要把人家的話信以為真。

委員 好。

列甯 每一番特煤，每一根木柴，都要嚴密記賬。假如你注意這些簡單的規則，每件事都

會進行得順利，請相信我。
委員 好。

列甯 你還有別的問題嗎？

委員 我想我實在沒有了。

列甯 那麼我有個問題。

委員 是佛拉地末·伊里奇？

列甯 你什麼時候開始工作。

委員 明天早上。

列甯 爲什麼不是今天呢？

委員 現在已經是晚上了，佛拉地末·伊里奇。

列甯 爲什麼你晚上不能工作呢？請你不要這樣，（帶着不允辯駁的堅持性）現在就到史

浮特洛夫那裏去。他會給你很好的人員。他知道彼得格勒正像他知道他自己的五

根手指頭一樣，不過請你別在工作時候睡覺。

委員 我不會的。我立刻就開始工作。

尼加諾 佛拉地末·伊里奇，車子預備好了。

列甯 我們走吧，同志們。

景 四

列甯單獨在他的史莫爾尼書室裏。

列甯 (在打電話) 請接「真理報」編輯所……我是列甯。你是誰你好嗎，同志這兒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剛從前線回來。同志，我所要跟你講的話是：我希望「真理報」寫些關於英勇事蹟的文字，樸實，普通人的事蹟。我們必須要把物色幹練的新聞紙工作人員，要富於智力和敏感的人，他們能夠迅速地，並且，最重要的是，忠實地描寫事實。這是很重要的，舉個例子說，跟一個普通的，樸實的兵士談話，能瞭解他們在想些什

麼，能從他們那兒採取什麼是最重要，最必需，最堅定的，然後用清楚易懂的俄文把它寫出來。對啦……我也以為那是很重要的，好了，此刻沒有別的話。再見，同志。

（列甯在房間裏踱着，一會兒又去打電話。）

列甯 你知道斯太林不在家？那麼他在什麼地方查問明白，再告訴我。可要請你把鈴聲弄得短一點，這兒人都睡了。（電話鈴響了）他在總部裏，呢？接總部。對斯太林同志說列甯願意在電話裏跟他談一談。我等着……我沒有妨礙你的工作吧，斯太林同志？我所要跟你講的話是我已經讀過你的「民權宣言」的草稿。我的意見是：這「民權宣言」是廢除全地球種族的和國家的不平等的起點。它將會成爲蘇維埃政府憲法的基礎。不，都很明白。並且每個人都能了解，克吉人，卡巴狄尼人，區伐許人。街頭上的人也能了解。我們共同來簽准這個公文。它必須儘可能地迅速分發給全國各地。你此刻在做什麼？……派遣隊伍。你完畢的時候，馬上到這兒來。不，不要緊。我不睡覺。沒有關係。現在已經是早晨了。不錯。我已經放棄了規律化的時間。

(看一下鐘) 六點半。我還有一大堆事要做，一大堆問題必須立刻要解決。好，我等候你。(坐到桌邊去，繼續工作。)

景 五

史莫爾尼的前景。在大門邊，由達莫夫率領的一羣水兵，正在換衛兵們的班。睡眠惺忪的兵士們在露天的野火旁取暖。一個彼得堡的黎明。

一個兵士 波羅的海弟兄，現在什麼時候了？

達莫夫 上午六點三十七分。

兵士 謝謝你的服務，波羅的海弟兄。

達莫夫 我為勞働的人民服務，步兵弟兄。

兵士 我不是步兵，我是騎兵。

達莫夫 騎兵應該出去活動啦。

兵士 我們在等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達莫夫 哦，是這樣的，對不起。

兵士 不必計較。

(一個委員經過。)

達莫夫 你的派司。(委員出示派司)通過，委員同志。

(娜蒂亞和迦茄上場。)

迦茄 (向娜蒂亞) 好，我們到了這兒了，可是我們爲什麼來的，我不知道。你自己去跟水

兵講——我不幹。

娜蒂亞 怎麼啦，你是啞子嗎？

迦茄 你呢？

娜蒂亞 你去問一問就這樣爲難嗎？

迦茄 你去就這樣爲難嗎？

達莫夫 這樣大清早，找誰來解你們的寂寞啊，我親愛的？
迦茄 你住嘴吧。水兵同志，玩笑留到明天再開。
達莫夫 我可以等的。可是告訴我，你們爲什麼到這兒來？

（一羣工人上場）

工人 我們是從凡鮑格那邊來的。

達莫夫 你臉上沒有這種字樣啊。你們的派司。

（工人交給他一張派司。）

達莫夫 你們許多人用一張派司嗎？通過，凡鮑格。

迦茄 你瞧她的丈夫昨晚到這兒來，到現在還沒有回家。

達莫夫 很奇怪。昨晚出去到現在還沒有回家。我離家四年多了。可是還沒有法子回去。

這連我自己也驚奇。

娜蒂亞 戰爭把我丈夫糟蹋二年另九個月了。

(工人們上場)

工人 (出示一張派司) 皮革工人聯合會。

達莫夫 通過，皮革工人聯合會。(對娜蒂亞) 你的丈夫，我很抱歉，我可沒聽見說起他過。

不認識他。

娜蒂亞 請你做個好人，你想，他新近才從前線回來。他不過是剛被釋放，却又去了。

達莫夫 那，自然，是他不大好囉。

迦茄 你們這些水兵，總是孩子似的開玩笑。

達莫夫 我曾經有個親切的母親，我向來就是愉快的孩子。

(台後有人嚷：「讓路給奧魯拉走哇！」一羣來自奧魯拉的水兵上場。)

達莫夫 通過，奧魯拉。(此刻一羣農民上場。達莫夫止住水兵伏羅亞。他是被列甯派遣去動員馬

車夫的。) 伏羅亞，老古董，你好啊！你不願意認你自己船上的伙伴嗎？

伏羅亞 請原諒我，達莫夫同志，好像我開始在站直了睡覺呢。

(孟希維克黨員們上場。達莫夫阻止他們。)

達莫夫 你們的派司給我看看你們的派司，同志們。(孟希維克黨員們出示一張派司)我們不准你們進來。

孟希維克黨員 鐵路員工執行委員會剛委派我們來……

達莫夫 就算你們是上帝和上帝的老娘委派來的，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准許你們進來。
孟希維克黨員 真的嗎？假如是這樣的情形，告訴你們的領袖，他們掌握政權，那麼，沒有

一輛火車會移動。

達莫夫 (對衛兵) 帶這些紳士們上他們的馬車。

孟希維克黨員 我們走，我們是屈服於武力。

達莫夫 (對伏羅亞) 什麼事使你這樣不高興，伏羅亞？

伏羅亞 我說過把那些貴族鎗斃。但是我們可憐他們，讓他們說了些拿名譽擔保的空話，就放他們過去了。

達莫夫 怎麼你突然想起貴族來？

伏羅亞 此刻沒有什麼，但是明天他們會跟我們幹起來。這城市裏充滿了布爾喬亞。彼
得堡有這許多布爾喬亞，真是夢中的惡魔。

達莫夫 伏羅亞，別大驚小怪的。我們就要清算布爾喬亞的財產。你就做會計主任。

（全體哄笑。）

達莫夫 上哪兒，伏羅亞？

伏羅亞 我奉列甯命令送出了一些炮彈到前線去，現在我自己到那兒去。

達莫夫 你跟我是天生不可以分離的。我一換了班，也要上前線去，好，再見。

伏羅亞 你老是這個樣子。

達莫夫 我就要臨死，嘴唇上還掛着笑容呢。

（達莫夫轉身向着農民，他們走近大門了。）

達莫夫 上哪兒去，老伯伯？

農民 史莫爾尼的工作已經做起來了嗎？

達莫夫 從十一月七號到現在一直沒停過。

農民 白天和晚上？

達莫夫 白天和晚上，老伯伯說啊，你們上哪兒去？

農民 我們從諾夫果羅特來的。

達莫夫 你們是委員代表，呢？你們有文件嗎？

農民 你以為怎樣？（他遞給達莫夫一張長的公文）

達莫夫 喏，這長得足夠做一本書。

農民 八百另五個簽名。我們被派來見列甯的。

達莫夫 （把文件交還）請直接進去。

農民 （對達莫夫）但是列甯在這兒嗎？

達莫夫 是的。

農民（對和他同來的人）來啊，朋友們。

（農民們進去。）

達莫夫

（對他的同伴）他這樣早就到這兒來才好呢，這幾天有這麼多的農民來。大地正在起來。（他看見迦茄和娜蒂亞站在一旁）你們還在焦心嗎？

娜蒂亞

做做好事吧，給我們一個機會去找他。

達莫夫

找誰？

娜蒂亞

步兵，伊凡·沙特林。

達莫夫

哦，伊凡·沙特林。他是怎樣的人物，竟然累得這樣漂亮的女人受這種罪，我能替你們做些什麼事，我親愛的？這兒有上千的沙特林呢。

娜蒂亞

我們一看見就能認出他來，只有一個沙特林。你讓我們進去吧。

達莫夫

我是滿心願意，可是讓你們進去又有什麼意思呢？也許他在別的地方值班，像

我一樣。

迦茄 不，他不會的，他在假期中。

達莫夫 這年頭兒全俄國都在假期中。替你們做些什麼事好呢？（對他的伙伴）你們怎

麼說，我們讓她們進去嗎？好，讓她們去看看。

娜蒂亞 我們會非常靜悄悄地，我們是……

水兵 照規矩我們不可以這樣，可是她們不會傷害什麼的。

達莫夫 去吧。我替你們難過。我們還沒留神，你們倒會在這兒哭起來。而且眼淚汪汪打

動一個水兵……

（一支赤衛兵和步兵分隊從史莫爾尼列隊走出。他們受沙特林指揮。）

娜蒂亞 （瞥見沙特林）他在那兒，他上這兒來啦！伊凡，伊凡！

達莫夫 你不用嚷，別着急。

娜蒂亞 他在那兒！

達莫夫 原來我還認識他的。沙特林這兒有人看你。

娜蒂亞 伊凡。

沙特林 怎麼啦，你們這兒來幹嗎？

（年輕兵士拉里昂奔上前來。）

拉里昂 （對沙特林） 指揮官同志，他們全都等着你。

（沙特林和拉里昂同下。奇別索夫上。迦茄儂身於他的懷中。）

迦茄 尼古拉，我知道你要上前線去。但是，唔，我不像娜蒂亞那樣哭起來。別爲我們操心。我們自己會照顧自己的。

奇別索夫 讓我吻你告別吧。

（奇別索夫下。一個喬裝的軍官上。）

達莫夫 給我看你的派司，同志。（看派司）這不錯。（他上下打量那人一番，他的眼光停留在那軍官的套鞋上。）這派司不是你的。

軍官 你撒謊！那是我私人的派司。

達莫夫 我看你的臉和你的橡皮套鞋，就知道那是撒謊。你是什麼品級，軍官老爺？

（赤衛兵，步兵和水兵聚集在四圍，喃喃低語着。）

達莫夫 請你乖乖地到司令部辦公處去。

軍官 根據什麼理由我抗議。

達莫夫 我所要解釋的剛才已經說過了。我勸告你不要抗拒。

（軍官被帶進去，羣衆當他通過的時候咒罵他。沙特林又跑了出來。娜蒂亞投入他的懷中。）

娜蒂亞 我不讓你去，我不讓你去！我會擋着你的路，我不讓你去。

沙特林 我從來沒用手指碰過你一下，可是幫助我，上帝，我要打你了。

娜蒂亞 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了，你總是這條戰線流浪到那條戰線，可是現在你不顧我們多久沒相見，又要去了。

沙特林 （轉身向奇別索夫） 尼古拉，到這兒來。（奇別索夫向他走來） 奇別索夫同志，你

向她解釋，你比我經驗多，我不成。

奇別索夫 同志……

沙特林 她的名字叫娜蒂亞。

奇別索夫 娜蒂亞同志，你自己瞧……

娜蒂亞 你帶走了我的丈夫，那已經是夠受的了。去說服你自己的女人去。

奇別索夫 聽着啊，你願意不！

娜蒂亞 別管人家的事。

奇別索夫 我並不是要……當然是……原諒我……

尼加諾 奇別索夫，總部要你去。

(奇別索夫下。)

沙特林 娜蒂亞，你從哪兒學來那個樣子？

(拉里昂將步兵和赤衛兵排列起來。)

沙特林 (親密地) 瞧，娜蒂亞，我跟你說老實話。我跟列甯談了一次。我此刻沒有空，娜蒂

亞。我以後會告訴你的。就祇這個，爲了農民大衆，事情已經進行到這樣地步：要末我們去阻止這個戰爭，大家分配土地，要不然，我們頸子上就得再套上牛繩，一直到死。

娜蒂亞 誰這樣說的？

沙特林

列甯。

（斯太林和奇別索夫上，另外從總部裏來的人跟着一起。）

奇別索夫 這兒是我們的人，同志。

斯太林 早安，同志。（衆人答）我看見有幾個老伙伴在這兒，你們跟赤衛兵一塊去是

很好的事情。他們會教你們戰略。你們有很多的子彈嗎？

年輕的步兵 足夠對付克倫斯基。

斯太林 真是一個節儉的傢伙。一個老兵士，

年輕的兵士 是。

斯太林 你們帶了麵包沒有？

沙特林 是。

斯太林 你是指揮官嗎？你好啊，指揮官同志？你想怎樣，指揮官同志，你願意表白你對人們的忠誠嗎？

沙特林 我準備去死。

斯太林 何必着急要死呢？我們不過是剛開始活。死是偶然的事情。讓我們來想想活吧。你以前沒當過指揮官，是嗎？

沙特林 我一生從來沒有當過。

斯太林 好，別惦記那個。我們的指揮官是從人民大眾自身提陞的。有什麼比這個是更大的榮譽呢？（轉向羣衆）你們以為怎樣，同志們？一個在前線作戰的兵士所懂得的

事情，比不上一個軍官嗎？

全體 當然不會。兵士們用他們的背脊支持了整個戰爭。

斯太林 （對奇別索夫） 你和他是朋友嗎？

奇別索夫 我們在革命中成爲朋友。

斯太林 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比得上這種友誼。互相商議，互相幫助，體諒人民大眾，看顧他們，還有一點忠告，同志們：愛護我們神聖的工農聯盟，像愛護你們的眼睛珠子一樣。這是我們這一世紀最偉大最完美的人，列甯同志，所教導我們的。

全體 列甯萬歲！蘇維埃政府萬歲！

沙特林 農民們！自古以來，一個兵士不宣誓効忠，他們從不給他一桿槍！脫下帽子！我們宣誓，工人同志，我們永遠對你們忠實！這是我們最後的話！

斯太林 一句精彩的話，指揮官同志。

沙特林 立正！鎗上肩！

斯太林 不要饒赦勞苦大眾的敵人。榮譽和光榮獻給革命戰士！

沙特林 向前開步走！

(第二幕完)

第三幕

景一

通彼得格勒的大道上。

沙特林 我們去打的是騎兵還是步兵？我們沒有什麼野戰望遠鏡。
奇別索夫 哪個厲害些，騎兵還是步兵？

沙特林 哥薩克騎兵是很厲害的，要是沒防備他們的話。可是步兵也是厲害的。

（以前在總部里的中尉上。）

中尉 指揮官同志們，這是從史莫爾尼來的混合隊嗎？

沙特林 是的，指揮官同志。

中尉 我被派負責普爾考伏戰區。你們這一支隊歸我指揮。（向一個水兵）把兩尊大炮

排列到橋的右邊去。我們有足夠對付他們的炮彈。

水兵 每尊炮有一百廿顆炮彈。

中尉 開始行動。達莫夫同志，你把你的支隊在大炮能掩護的區域之內佔領陣地。

達莫夫 是，指揮官同志。（他離去）

中尉 （向沙和奇） 指揮官同志們，你們去刺探敵兵。

沙特林 怎樣刺探？

中尉 你們自己想一個辦法，再依照這個辦法做去，不要怕。（他離去）

沙特林 列甯也那樣說過，不要怕。

（二個赤衛兵帶一個俘虜上。）

拉里昂 指揮官同志，我們抓到了一個俘虜。

沙特林 帶他這兒來。

（俘虜光着頭站在那兒，他露出極端恐懼的樣子。）

沙特林 你的名字？

俘虜 麥柯許金。

沙特林 是步兵嗎？

俘虜 是。

沙特林 你跟誰打仗？

俘虜 我不知道。

沙特林 那麼你為什麼要打呢，你這該死的混蛋？（俘虜沉默着）假使我把你下巴頰打

一拳，也許你就會知道了。

奇別索夫 沙特林，那樣辦法是不對的。

沙特林 我們怎樣辦呢，跟他們接吻嗎？他們開鎗打我們，不是嗎？

奇別索夫 這傢伙一點兒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沙特林 我可怎麼知道的呢？我們的經歷是一樣的。（向俘虜）戴上你的帽子，你會着涼

的。(俘虜截上他的帽子)你們那邊是步兵還是騎兵?

俘虜 步兵。

沙特林 你們是後方開來的軍隊，還是從前線調回來的?

俘虜 我們是戰壕裏調回來的。

沙特林 那些私生子，他們是在開放前線的門戶。

俘虜 這不是我們的過錯，我們是被調回到這兒來的。

沙特林 我不是在講你們。現在有一個問題在這兒，怎樣對付他。因為他反抗人民大眾，

把他鎗斃完事，還是怎樣親切地對待他嗎?

俘虜 弟兄們，爲什麼這樣講呢?

沙特林 你在這兒摸索些什麼在尋找你丟掉的東西嗎?

俘虜 我們是被派當偵探的……

沙特林 亦知道偵探會有怎樣的遭遇，你不知道嗎?

俘虜 可憐我吧。

奇別索夫 (向俘虜) 別動。(向沙特林) 來吧, 沙特林同志, 讓我們商量一下, 我有個主意, 沙特林 來吧。

(他們在「旁商議」, 俘虜注視着他們, 沙和奇走到他前面。)

沙特林 (從奇別索夫手裏拿過一本記事冊) 他們看筆跡就會知道這是從一個兵士那

兒來的。我要這樣開頭。(寫着) 「你們這些該死的混蛋, 你們爲什麼打仗?」 (向奇

別索夫) 這樣開頭好嗎?

奇別索夫 寫下去。

沙特林 這兒我用什麼符號呢?

奇別索夫 問號。

沙特林 很好。(寫着) 「我們也能開鎗, 但是讓我們先來談一談。」 (他默默地寫完便條的餘下的部份)

奇別索夫（對俘虜）你們的指揮官是誰？

俘虜 索布索維區少校。

奇別索夫 克倫斯基在哪兒？

俘虜 我不知道，他們說他在什麼地方的一個皇宮裏。

沙特林 所以你們就保衛那皇宮，呢？

俘虜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保衛些什麼。

（沙特林將他寫好的便條給俘虜。）

沙特林 喏，把這帶回到你們隊伍裏去，讓每個人都看一下。趕快去。

俘虜 就這樣嗎？

沙特林 不過你要留心，假如你使我們流一滴血的話，我們就……趕快滾。

俘虜 我永遠不忘記這……

沙特林 叫你滾蛋。（俘虜離去）看起來好像我們要去跑一趟，呢？倘若他們放信號給我

們，你願意跟我一起去嗎？

奇別索夫 當然。

沙特林 你是個有種的。

奇別索夫 你以為我有什麼呢？

沙特林 你到底是個老百姓。但是聯合起來我們就能幹一件很好的事情。告訴我，我們怎樣去談判呢？

奇別索夫 我們一塊兒出去，我們分頭去幹，這樣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人。所以你得自己去講話，沙特林。

沙特林 不，不，我不講話。你是個黨員，你去講，我就站在旁邊好了。

奇別索夫 告訴我，你從哪一省來的！

沙特林 坦包夫省，萊基汀村。

奇別索夫 那兒的人都是不聲不響的嗎？

沙特林 我們個個都是這樣。隨便你怎樣，我不講話。

奇別索夫 換一句話說，你是像條牛似的不會說話。

沙特林 也許我像條牛，但是我不去講話。

奇別索夫 我還希望過你會變成一個勇敢的革命戰士呢。

沙特林 到開火的時候，打斷頸子我也不怕。可是我就祇不會說話。

奇別索夫 革命勝利需要的武器不至一種。有道理的話能比機關鎗和大炮更有力量。

以後再看見我真覺得害羞。你對於我是個極大的失望，非凡同志。

沙特林 你嘮嘮叨叨多會找錯兒。別管我得了。你要我怎樣呢？我不過不會說話罷了。

奇別索夫 爲什麼不會呢，蠢東西？

沙特林 （喪氣地） 我怕。我會窘得不知怎樣才好。我的舌頭不肯動，我的腿不肯支撐我，

我自己管不了自己，就此沒有話說了。你應該瞭解一個樸實的人。我連一條看得過

去的小河還沒接近過，你却要把我扔到大海裏去。

奇別索夫 沒有人要你做演說家。這不對你的勁兒。

沙特林 那麼，我們幹什麼呢？

奇別索夫 你和我到那邊去。我們對他們說「哈囉。」

沙特林 好。還有呢？

奇別索夫 你開始講克倫斯基。

沙特林 那我行。

奇別索夫 他們會問你話。

沙特林 這樣我們就會談起來。

奇別索夫 最要緊的，依凡，你告訴他們你跟列甯的談話。

沙特林 那我高興幹，去告訴他們真是最有味的事。我想我能幹的。

拉里昂 指揮官同志，他們在放信號給我們！

沙特林 (把他的鎗交給拉里昂) 要是我們一個鐘頭還不回來，就動手幹，並且通知總

部。

拉里昂 好。我們會動手幹的。

奇別索夫 一定的，動身罷，沙特林。讓我們走！

景 二

在同一地帶，近普爾考伏的高地。克倫斯基戰線的一部份。兵士們全佩着肩章。他們因期望而顯得緊張。他們多數都向着一個方向注視。

下士 鎗都上了子彈嗎？我想我們該有一架機關鎗預備着。誰知道這些蘇維埃黨員會幹些什麼？你們聽見過指揮官所說的關於他們的話，不是嗎？

麥柯許金 可是我跟你說他們是普通的人。

下士 他們要開鎗打我們，不是嗎？

麥柯許金 自然。這是戰爭啊。當然他們會要這樣。

下士 好，別說啦。把機關鎗預備好。把你們的眼睛睜睜開。

他們來啦。

他們在那兒。有兩個人。

一個是平民。

他們沒帶武器。

兵士們 他們有種。

那個兵看上去很粗野。他全身的樣子都表明他是個前線老戰士。

看，那個平民向右邊去了。

看上去像是來開談判。

（沙特林出來了。）

沙特林 喂，你們好哇，你們這些克倫斯基的人。

下士 你就是蘇維埃黨員。

沙特林 你們已經嚐到克倫斯基的滋味了。(他向一個年長的兵士擠一擠眼)唔,你喜歡那種滋味嗎,老伯伯?

年長的兵士 別來向我宣傳。講你的談判吧。

沙特林 我來是爲了一樁很重要的事情。這兒是一隊還是一聯隊?

下士 那是個軍事祕密。

沙特林 我問的不是那個。我要對你們全體說話。

下士 我們當然不會爲你去召集大會。

沙特林 隨便怎樣,讓我們坐下來,呃你們有煙捲兒嗎?現在是他們要你們跟人民大眾

打仗的時候,我猜想他們供給你們總比要你們跟德國人打仗的時候要好一些。

年長的兵士 講正經吧。你不是來做社交訪問的。假如你是個煽動者,你還是趁你現在

身體還完整的時候滾回去的好。我們對待煽動者是很粗暴的。

下士 這會要你拿生命做代價,並且你會連累我們。

沙特林 什麼是煽動者？我不懂那是什麼。我是個兵士，我像你們一樣曾經在前線打過仗，我到這兒來是跟你們談談關於兵士的事情。

下士 這兒沒有什麼可以說的。加入我們這邊來，別浪費時間。

沙特林 讓我們先在一起想一想，誰該加入誰的一邊？
年長的兵士 你把我們連累了，你這母狗的兒子。我們的指揮官來了。現在我們兩方面都要糟糕了。

(一個軍官上。)

軍官 (極度興奮地) 那些煽動者在哪儿？那些布爾希維克在哪儿？啊，那兒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帶他走！另外一個在哪儿？我接到報告，他們有兩個人從紅軍陣線跑到這邊來。

下士 另外一個已經向右邊去了，副官。

軍官 這個小集會你們哪一個負責？

下士 這不是……我們不過……

軍官 你應該把他抓起來，帶他到司令部索布索維區聯隊那兒去。

下士 是，副官。

沙特林 帶我走，副官，帶我走。

下士 閉上你的嘴。

軍官 他們這些不識羞恥的！你得用你的腦袋來替每一個紅黨回答。立刻把他們帶到聯隊長那兒去。他知道怎樣處置他們。另外一個在哪兒已經到右邊去了，你說？

下士 是，大人。

（軍官離去。）

年長的兵士 謝謝上帝，我們沒有跟他一塊兒給抓起來。我們要搜查他嗎？

下士 我們沒有得到這樣的命令。他們會在司令部裏搜查他，（向沙特林）向前開步走。

聽着，假如你想要逃走，你知道你會有怎樣的遭遇好了。來吧。

沙特林 你把我帶去鎗斃嗎？

年長的兵士 那不是我們的事。

沙特林 那麼帶我去，走吧。

下士 你知道你來是冒險的好，現在你到司令部去吧。

麥柯許金 這不公平。他們放我走，就像我是他們的一個弟兄似的，我們卻把他帶到司令部去。他完了蛋了，你自己知道。

下士 你別作聲。你要跟他聯黨嗎？

麥柯許金 把我也帶去。我說我們是說了話不算話。爲什麼我們放信號要他們來爲什麼？放信號給他們，過後又把他們移交給我們的長官？

（兵士們聚集攏來。）

年長的兵士 我不願意爲了他去挨鎗斃，

下士 住嘴，那是個命令！（向沙特林）向前，走！

沙特林 爲什麼急急忙忙的，兵士他們難道把我們鎗斃得太少了嗎？他們有的是時間，別害怕。

年長的兵士 我們何犯着跟他一起犧牲呢？聯隊長會把我們活埋的。

下士 你，俘虜，快步，走！你們別人都——散開去。

麥柯許金 至少得讓那傢伙告訴我們他爲什麼來的。

下士 我不能。

年長的兵士 我們會被拖累的。我們都會被拖累的。

沙特林 這就是我打算要告訴你們的，我的朋友們：前幾天我和列甯有過一次談話。

下士（驚訝） 你是個說謊的傢伙。

沙特林 上帝幫助我吧！

下士 你在你身上劃個十字。

沙特林 諾。（他劃了十字）

年長的兵士 他是什麼樣子的？

沙特林 他是我們之中的一個。

年長的兵士 是一個兵？

沙特林 你們聽着，好不。他是個領袖，一個偉大的人物。全世界都知道他。

一個兵士 他建立了怎樣的一個政府？

沙特林 一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

一個兵士 那麼土地呢？關於土地怎樣呢？

沙特林 那是最重要的事，可是你們要把我帶到司令部去！就是帶我去也不用忙啊。

（別的兵士們跑過來。）

兵士們 抓起來了爲了什麼？

麥柯許金 他跟列甯談過話呢。

兵士們 列甯是什麼樣子的？讓他告訴我們。

下士 我不能。這違犯軍法。這會使我遭殃，並且跟我在在一起的別人也會遭殃。

沙特林 好，讓我去，讓他們鎗斃我。

麥柯許金 別理他。告訴我們關於列甯的事。

沙特林 可是這個人爲他的性命耽驚受怕呢。誰願意爲別人的緣故去死呢？讓我們走吧。

年長的兵士 停下。告訴我們他對你說些什麼。

沙特林 誰說些什麼？

年長的兵士 這個伊里奇……列甯。

沙特林 好。

（這不是他們引導沙特林，却是沙特林引導他們。三三兩兩的兵士們加入那些聽講的一羣，輕聲耳語着詢問是什麼事情在進行中。列甯的名字不時地被提起。）

下士 好，你去講吧。可要快一點。

沙特林 我碰見他，（他指着離他最近的兵士）我碰見他就像我碰見你一樣。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個平常的人，那麼是什麼人呢？想想看罷。他停下來看我的來福鎗，他有一種接受一切的神氣，那是一種愉快的神氣。告訴你們老實話，我那時有點難為情。有什麼好看的呢，你們要說，就祇一個拿鎗的兵士。但是對於他可不是這樣。他馬上在觀察得出你為什麼拿着那桿鎗，你感覺怎樣，你站在誰的一方面，還有你在想些什麼。他就是那樣的一種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站在那兒，像貓頭鷹似地雲着眼睛。我是在找一點茶喝，就是這樣，在我的面前站着列甯。你們猜想怎麼樣？他不但知道了我一生的事，可是我連他對我做了一些什麼，也不知道怎樣告訴你們。相信我，同志們，我那時忘了我在什麼地方我是什麼人，我跟誰在一起。祇不過我是準備向他傾吐我的心，他是十分的像你們和我，並且是這樣瞭解人的人。我們都知道列甯是個人民的領袖。但是我沒指望，我沒猜想過他連最普通的兵士都瞭解得這樣清楚。

（全都深思地站着。）

沙特林 這就完了，朋友們。唔，現在怎樣帶我到你們的司令部去。

年長的兵士 「你們」的司令部在哪兒？

沙特林 是我自己的司令部。

年長的兵士 兵士們，我想我們免不了要參加他的司令部。

下士 你這樣想嗎？你還是再去想一下爲妙。

年長的兵士 我像別人一樣。不過我不要把他帶到司令部去。

沙特林 同志們，我不是個演說家，並且我所要告訴你們的——等一會兒——我部下的一個人跑來了。

（進來那個年輕的兵士，拉里昂。他方才很快地跑着。他的呼吸急促。他是異常興奮。）

拉里昂 嗨，你們這些克倫斯基的保衛者，告訴我，你們怎樣對待了我們的人民指揮官

們？我們給你們五分鐘來答覆，假如我們的人民指揮官們有危險的話，我們就要對

你們開火轟擊，那會使你們覺得地獄已經在面前了。瞧，我們有兩架機關鎗在那座

塔上。在那小山背後有兩尊野戰炮，我們已經裝置好八架機關鎗，巢在房頂上，並且在那後面有五萬步兵等着動手。交出我們的指揮官來。

沙特林 我在這兒，不要無緣無故地吓唬他們。

拉里昂 指揮官同志。弟兄們都爲你擔心。

下士（向他的部下）你們曾經聽見有這樣的事情嗎？他們保衛他好像他是史斤卡·雷

辛一樣。（註）

沙特林（對拉里昂）聽着，拉里昂，你昨天給我看的綱領還有幾份嗎？

拉里昂 我有的，指揮官同志。

沙特林 拿出來，它會把一點智識裝進他們的頭腦。

拉里昂 對了，指揮官同志。（他拿出一些紙張）唸唸我們的法律。瞧，這是列甯簽的字，並且

（註）史斤卡·雷辛爲俄國傳奇中之俠盜，居伏爾加流域之森林中，劫富濟貧，深得人民及部下愛戴。

這是永久的。當你們在裝扮那些將軍的時候，我們卻把他們的產業接收過來。

（兵士們陰着「土地綱領」）

年長的兵士 那是你們的伊里奇。你們高興怎樣幹就怎樣幹，至於我，我到列甯那邊去。
下士 對！對我永久脫離這種舊的統治。

（他撕掉他的肩章。別的兵士們也這樣做。）

沙特林 那邊來的是什麼軍隊啊？他們不是我們的，是不是你們知道嗎？
下士 他們不是我們的。

沙特林 臥倒！散兵線！

年長的兵士 我們要開鎗嗎？

沙特林 沒有得到命令別開鎗。（他向一方呼喊）嗨，你們這些傢伙！你們是什麼人？
一個聲音 你們是什麼人？

沙特林 （大聲地響）打仗可以等一會兒。讓我們談一談。派些代表過來。

（進來洛布霍甫和也夫士欽珂）

沙特林 洛布霍甫！也夫士欽珂！弟兄們！

也夫士欽珂 依凡！啊，你這老戰馬。你在這兒幹嗎？

沙特林 我剛預備跟你們動手。

也夫士欽珂 你們一定是些傻瓜……我們是你們的弟兄。

沙特林 我們也是你們的弟兄。

洛布霍甫 等一會兒，沙特林。別開頑笑啦。這不是開頑笑的時候。我們要爽直地告訴你，我們脫離克倫斯基了。我們要去支持蘇維埃。假如你們要阻止我們，我們就不得不給你們一個打擊。

（沙特林和也夫士欽珂互相擁抱着。水兵達莫夫出現。）

達莫夫 兵士們，我以為我們免不了要用我們的手來打一場，但是你們卻在這兒拿互相擁抱來代替。擁抱得夠了，兵士們。

洛布霍甫 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沙特林！我以為你闖到鄉村裏去了。

沙特林 你知道是怎麼樣子的鄉村……

洛布霍甫 誰是你們的指揮官，沙特林？

沙特林 現在我自己幹一點指揮的工作。讓我們到司令部去。

（奇別索夫和兵士們上。）

沙特林 你們看見這個人嗎，農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願意爲他犧牲我的生命……

奇別索夫 同志們！我們要到格奇那去！去粉碎克倫斯基。爲了和平，爲了土地，爲了工人和農民的政權！

（第三幕完）

尾
幕

查史莫爾尼。兵士，赤衛隊，水兵們，和一羣人民。列甯在演說。

列甯 請允許我告訴你們我所遇到的一樁事。這樁事發生在芬蘭鐵道一輛車子上，在那兒我碰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個老婆婆的一篇談話。

請聽那老婆婆所發表的意見。她說：「現在我們不用怕『持鎗的人』了。當我在樹林子裏的時候，我碰到一個拿鎗的人，他不但沒拿去我的木柴，反而幫助我收集了一些。」當我聽到這個，我對自己說：「讓千百份報紙，不論他們怎樣稱呼自己——社會主義者，半社會主義者和像這一類的——讓千百個最響的聲音對我們叫喊『狄克推多』、『篡謀者』和像這一類的——我們知道人民大眾現在正說着完全不相同的話了。」

他們對自己說：現在我們不必怕「持鎗的人」，因為他正在保衛勞苦大眾，並且會毫不留情地粉碎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們的統治。這就是人民所感覺到的。所以即使
是單純的，沒受過教育的人所進行的宣傳，也是不可抗拒的。

工人和農民都還是很膽怯，他們還沒有理解這個事實：現在他們是統治階級了。革命不能夠立刻使千百萬被飢餓和窮困驅迫，而在鞭子下面過着終生奴隸生活的人民大眾理解這個事實，但是十月革命的力量，生氣，必然性存在於這個事實之中：它激起了新的本質，打破了舊的偏見，粉碎了舊的束縛，領導了勞苦大眾走上新生命底獨立創造的大道。蘇維埃共和國的榜樣，將會長時期地矗立在全世界之前。我們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將會永不動搖地矗立着，作為國際社會主義的火炬。那裏——矛盾，戰爭，流血，千百萬人民的犧牲，資本主義的剝削。這裏——一個真正的和平政策，和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全劇終)

譯後

一九三八年仲夏，抗戰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的時節，我開始走上戲劇的道路。作爲與這綜合藝術初見的握手，我譯了「持鎗的人」。

作者尼古拉·鮑戈廷，是當代蘇聯優秀劇作家之一。他寫「持鎗的人」爲要精確地刻劃列甯，曾閱讀參攷書數十巨冊。僅僅摘錄列甯爽利尖銳而富於特性的演詞，以作對白，就化費整個夏季。寫作態度的謹嚴，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

在坦克坦戈夫劇院上演時，由蘇聯人民藝人許區金演列甯。在排練中，他時常爲了一句台詞，或一種動作，來回踱上幾小時。某次集會里，他摹倣列甯怎樣在桌旁坐下。他的性格化的姿態與動作，受到熱烈的贊揚。他靦靦地說：「我工作了三個月，才完成這。」

這種寫作與演戲的態度，雖然是我們亟應學習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學習怎樣獲得

與他們同樣的客觀環境。

泰洛夫說：「……全人類終將抗拒地，踏着蘇聯人民的足跡，走上這條道路。」但企圖「抗拒」的人，正還天下滔滔。這是「全人類」的恥辱，應該洗刷一番。

讀畢郵來清樣，自覺頗不滿意，但終日忙碌，了無空閒；修改祇得俟之他日了。譯本的完成，有賴於舟濤二兄的幫助，以及宗野鳳的鼓勵與督促；隆情高誼，感激無涖。學波兄抽暇爲我畫封面，一併在此謝謝。

李方

一九四〇年四月於金華。



紅色的新婚曲

蘇聯柯泰耶夫著

三幕喜劇

芳信譯 每冊六角

等地方亦演過。現由芳信先生譯出，忠實流利，適合我國小劇場上演。

這是蘇聯華蘭庭·柯泰耶夫作的一齣三幕喜劇，描寫革命後的青年男女追求戀愛，在當時過擠的房屋情形下誇張着，然不失有社會的意義。曾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演過七百多次，使觀衆空前絕後的好笑。在國外紐約

上海國民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出版

每册實

原著者 尼古拉·鮑戈廷

翻譯者 李 方

出版者 國 民 書 店

發行者 國 民 書 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九江路210號內403號

87

77-145

(2)